

代 近
 幕 黑 子 女
 真 寫



寫真
 小 林 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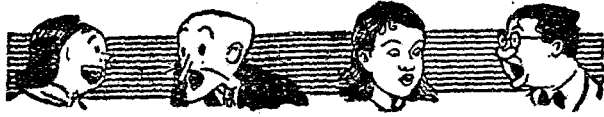


MG

1246.47

28

21



戴序

上海繁華。甲於全國。天津近些年來。亦繼之而起。旅館飯店觸目皆是。野鷄淪白。到處全有。推其原因。不外感受經濟壓迫所致。好人家的婦女。暗操副業。意志薄弱的青年。因之墜落不少。明明是個陷阱。他們偏要去踏。明明假情假義。他們偏說妓女有情。等到床頭金盡。壯士無顏。遭受搗妓的白眼。到那時弄得債台高築。身敗名裂。拐款私逃之事。在所難免。吾友思瑛館主。有鑒如斯。將自己在肉林隊裏經驗的事實。她們拿什麼手段迷惑客人。拿什麼手段攏絡客人。一一詳細描寫出來。使讀者明白了她們的種種黑幕。不致再踏進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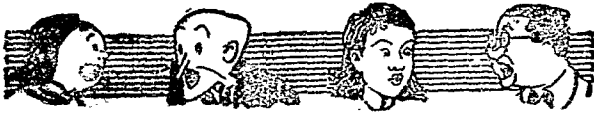
女子黑幕寫真

戴序

一



3 1774 3560 3



女子黑幕寫真 戴序

二

們的圈套。此書出版。當然喚醒世人不少。拿他當一部左右銘。誰曰
不宜。
歲在丙子春節後五日蓬仙戴氏序於望雪閣



社會警世
香艷小說
女子黑幕寫真目錄

第一回

教員有情玉霞情願嫁美夫

學生負義大琴無意隨醜郎

陳倉暗渡殷小帆捉奸被給

機道明修孫有餘得美復失

第二回

三角戀愛翠小姐過眼成空

一人獨佔卜少爺見諸事實

第三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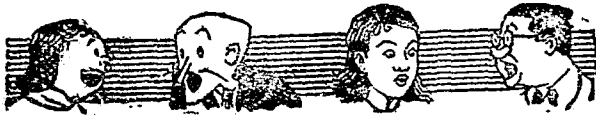
游戲場淪白施媚態

旅館內野鷄賣風流

第四回

女子黑幕寫真

目錄



女子黑幕寫真

目錄

第五回

異想天開大兌元寶
假意反目小試手鋒

第六回

一箭雙鵬蕩子得意
兩行紅淚貞婦失身

第七回

佛門靈聖有求必應
送子觀音原來如此

第八回

甩黑愛白後客逐前客
人盡可夫舊人換新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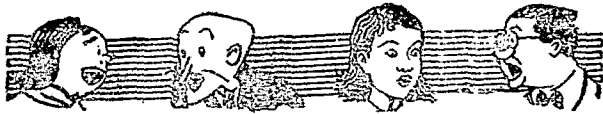
社會警世
香艷小說

女子黑幕寫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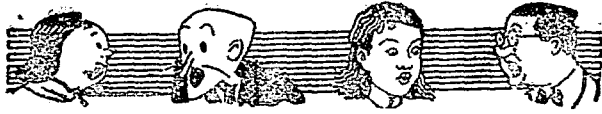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回

教員有情玉霞情願嫁美夫
學生負義大琴無意隨醜郎

這部女子黑幕寫真。未曾描寫下去。先將天津賣笑的地方。上中下。下下。又下下。上至兩元打茶圍。下至三十個銅元實行性交。一一詳細述明。以便閱者諸君容易醒目。天津東南城角迤南。毗連日租界。走進日租界北口往東。普通稱為同慶後。內裏全是二等班子。過同慶後往南。即是裕德里。忠孝里。吉慶里。新旅社後。西面由北往南。四



品里。中華後。新明大戲院傍。旭日里。鴻賓樓後。利津里。東升里。山泉湧後。以上十二處。普通稱爲中華部。中原公司往西。卽是盛德里。天福部。大家稱爲二等半。又叫做一四塊。由此往東南不遠。卽是四面鐘後。袁頭一番。卽能真個銷魂。中國地有侯家後。籬賁地。河北有落馬湖。北開。西馬路西有水套子。趙家窰。南市有東興里。翠柏村。陞陽村。楓葉村。再往南有謙德庄。暗門子。轉子房。在在皆是。作者不便明言。閱者諸君。如若前去消遣。只可自己去找。我不奉陪。我這部黑幕寫真。在天津者。不可不看。不在天津者。更不可不看。譬如在天津作事之人。不常出門。偶有親戚朋友。來到天津。不得不出來應酬。應酬或聽戲。或吃飯。在馬路上。碰到那粉面桃腮的少年婦女。被他那媚



眼一鉤。容易上他們的大當。小則傷財。大則身敗名裂。如若看了我這部肉林日記。便知道那是野鷄。那是湔牌。先存了一份戒心。不致墮落他們圈套之中。未至天津者。如若來到天津辦事。看見這花花世界。粉白綠黛。燕瘦環肥之輩。當然免不了小鹿兒亂撞。看了我這部黑幕寫真。先存了一份驚懼之心。便不敢做那入幕之賓。豈不是用了五角錢的代價。免去許多危險。我不敢說我這部我的黑幕寫真。大有益於社會。真可使那青年學子。做一個當頭棒喝。少年失足最足悲傷。一個人立身在社會上。能夠做大事業。成爲大偉人。都靠着少年時候。立下了基礎。纔能成功。少年是黃金時代。這句話。一些兒不錯。可是天津地方。引誘少年們失足的機會實在太多。簡直



可以說到處都是陷阱。遍地都有迷人的妖怪。拉你到歧途中去。倘若意志薄弱了一些。這條歧途難免不去光顧光顧。但只要自己能夠覺悟得快。尚可回頭是岸。不然原本是一位很正氣的青年。將來很有希望的青年。不久可以使他到東方飯店前做小流氓。你道危險不危險。再說天津近些年來。一天比一天的繁華。可是經濟上一天比一天的恐慌。平民百姓受那經濟的壓迫。不免做那冒險的勾當。有女兒之家。因為飯盤問題。不免暗操副業。以致好人家的女兒。墮落得不知凡幾。言之令人可嘆。這一天同一位朋友魏文斌。在玉仙池洗澡。二人談了些花界的奇聞。魏文彬道老彭。我有一個地方你敢去不敢去。我道只要是人去的地方。我沒有不敢去的。於是二



人連忙把衣服穿好。走出玉仙池。魏文斌在前領導。來到一處。抬頭一看。見是一所大院落。三層樓房。二人進了大門。上到三層樓上。走到一家門外。魏文斌喊道。老鄉。只聽屋內應道。那位。少時走出一位年約半百的老者。說道。魏爺屋裏坐罷。說着走進屋中。一看。靠窗戶擺着一張舊八仙桌子。對面一個櫃廚。靠南面用木板搭就一座木牀。高低不平。二人坐於床上。老者喊道。二妮。只見門帘一掀。進來一位女子。年約十六七歲。剪髮天足。黑黑面孔。倒有幾分人才。身穿粉紅色麻葛小袂襖。外套毛坎肩。元青色麻葛洒腿褲。半新平底鞋。一進門笑嘻嘻的喊道。胖子那裏來。原來我這位朋友魏文斌。是個大塊頭。大家全叫他胖子。魏文斌見這位女子進來。遂喜眯着雙眼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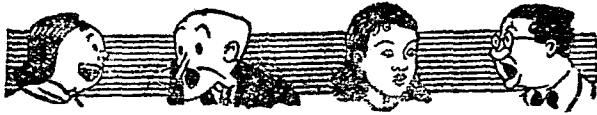
道二妮。只見這女子照着這胖子左肩頭拍的一掌。胖子就勢伸手拉入懷中。二人膩了一陣。那位老者把烟具取出來。放於床上。我與胖子兩邊躺下。那位女子把燈點上。靠在胖子身上燒烟。每人抽了兩口烟。躺在枕上養神。少時女子走出房外。遂問文斌道。胖子這位老者真是你的老鄉嗎。胖子道。一點不錯。原來這位老者。姓張名華亭。家住冀縣劉王庄。是一位生意人。在天津做事有年。中等家資。因與髮妻不和。遂至天津又娶了一個老婆。遂在城內開設一座洋貨莊。後面代住家。所生一男二女。兒子出外當兵數年未回。大女兒嫁過兩次人。均已離婚。而且母女二人全染上白面癮。以致家景十分蕭條。二女兒年方十六歲。名叫玉雯。早已破瓜。做那肉林生活。一家



數口。怎會來到天津。尚有一段小小秘史。原來他那大女兒玉霞。在家的時候。十四歲上即與人偷偷摸摸。專愛小白臉。如遇見小白臉。即多方勾搭。諸位想中華民國可有幾個柳下惠。不勾搭尚且往裏鑽。何況女的多方勾引。以致鬧得滿城風雨。醜聲四揚。張華亭一聽風聲不好。連忙給他擇配。誰知他那大女兒。早結識了一個學校教員。二人熱度已達極點。那位教員家中已有妻子。他那大女兒情願做他的小妾。至死不嫁他人。張華亭託人給他找了幾家婆家。全嫌他太已浪漫。無人問津。張華亭無法。只得把他嫁給那位教員。原來教員的老婆。是個母老虎。因大女兒願意跟他。事前也沒打聽嫁過去方才十天。教員的老婆。就把太太的威風拿出來。不斷打罵。誰知



他的大女兒天生賤骨頭。任你怎樣打罵。只是伏伏貼貼忍受。那位母老虎見他無有能爲。越發威風起來。這一天叫他出來做飯。稍微慢了一點。母老虎不由大怒。說他有意不聽使喚。見他走出房來。猛的上前撲來。一把把頭髮揪住。拴在院內一棵樹上。拿了一條麻繩。照着身上亂抽。只打得雙手發酸。方才住手。那教員在傍邊看着。也不敢上前解勸。此時已驚動了街坊隣居。全來解勸。只得做好做歹的把母老虎勸住。大家上前將玉霞解開。二人架着扶進房中。已是不能轉動。二人把他扶到炕上睡下。到了夜晚。教員道大妹妹。我實在對不過你。我在聘你以前。已然聲明在先。我的老婆皮氣不好。你說無論如何全能忍受。如今鬧到如此地步。我也沒有妥善辦法。憑



我良心而論。不願離開你。可是若照這樣下去。妹妹這條命不是白白送掉嗎。如今有一個辦法在此。等你將身體養息好了。我先把你送回去。另外租兩間房子。等我那母老虎氣平了。以後再想辦法。不知妹妹意下如何。玉霞這時也無話可說。只可照此做去。遂在城內租妥兩間房子。將玉霞送到小房子內。對母老虎說。已將玉霞送回娘家。母老虎也無話可說。那位教員每逢禮拜六回家一次。日子一長。母老虎聽見他的男人。仍與玉霞來往。不由醋火中燒。與他男人大鬧了一場。從此不給他男人再到城內教書。張玉霞等了十幾天。不見教員到來。遂暗中派人到教員家中一打聽。方知其故。張玉霞一想。若照這樣下去。斷不能長久。遂又施其狐媚手段。又結識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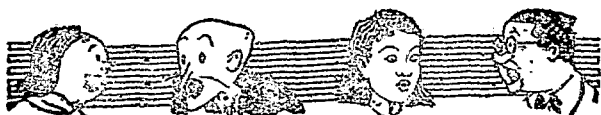
一位小白臉。沒有幾天工夫。熱度達於沸點。早把那位教員忘到九霄雲外去了。後來又結識了許多遊蜂浪子。越鬧越厲害。張華亭一看。鬧得太不像樣子。遂將洋貨莊收歇。把他們搬到天津來。在大樓上租了兩間房子。實行做那肉林生活。這倒隨了張玉霞的心意。每天迎新送舊。倒也自由寫意。正在這時。忽見張玉霞同着一位中年婦人進來。梳頭纏足。一身青布小褲襖。與玉霞說笑了一回。即行走。出胖子問玉霞道。這是那位。玉霞道。這是三角地的老板。胖子道。三角地的老板。怎會跑到這裏。原來這位中年婦人。也住在二層樓上。一間三角屋內。所以玉霞叫他三角地的老板。他的男人在一家洋行做事。專門發賣白面。因此也染上了嗜好。他還有一位二夫人。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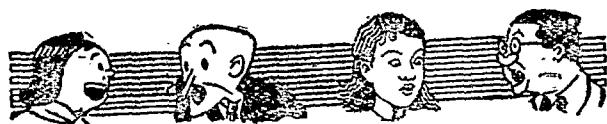
與大婆住在一間屋內。二婆也吃上白面。因為經濟關係。他的大太太太太也加入了肉林隊。他的大婆性情還不錯。把他賣肉的進款。供給他二人吸白面。他的大婆如要接了客人。不論價值多少。只要給錢即可實行交易。這也是前世欠下的風流債。今世來還。我聽完玉雯一番言語。不由暗中嘆惜。遂由身上掏出幾毛角票。開發了烟錢。卽同胖子穿上馬褂。走出大樓。剛剛來到櫃上。卽聽電話鈴响。我接過來一問。方知是李子明。現在裕德里升平班等我。我遂又坐電車來到升平班。走進一問。夥計說樓上請。只聽一聲鈴响。上面喊道請。上到樓上。夥計打起門帘喊道。李二爺有朋友。我進門一看。子明同着兩位朋友站起相迎。經子明一介紹。大家一見如故。遂卽



坐下閒談。工夫不大。由外面走進一位女子。子明連忙站起給我介紹了一遍。我一看這位女子。年約十七八歲。剪髮天足。中等身材。兩道柳葉眉。一雙杏子眼。通天鼻子。櫻桃小口。未話先笑。一笑兩酒渦。身穿鸚鵡緙旗袍。洒腿電機葛袂褲。純絲高統襪子。高跟皮鞋。走起路來好似風擺荷葉一般。真是天生尤物。我見猶憐。大家直鬧到十點鐘。始各分手散去。自此以後。不斷同子明到升平班消遣。日子一長。彼此是無話不談。他的出身祕密。被我完全探出來。原來這位女子花艷芬老六。在家中的時候。小名叫做大琴。他的父親在北平王府井大街。開設一座小錢舖。帶賣各種香烟。他們也不用外人。她同他父母輪流看守。生意倒也不錯。大琴到十五歲上。已出落得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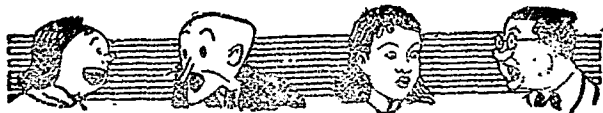
表人才。真是比花花解語。比玉玉生香。北平太學中學的學生又多。因見大琴長得漂亮。只要放了學。大家全到他這裏來。不是換錢便是買香烟。大琴的父母。早看出這一羣學生的用意。只要他們一來。必叫大琴出來應酬。利用這個活招牌。好多做他們的生意。學生們送給大琴起了一道花名。叫做烟草美人。只要一題烟草美人。學生們沒有一個不知道的。內中有一個學生。姓秦名天錫。最是淘氣。每次來到這裏。不是買半盒就是買兩支。却拿一塊大洋來找。又要一半銅子一半角票。必要麻煩半天。方才走路。他這個生意最忙的時候。要算下午五六點鐘。到了吃過夜飯。便清閑沒事。這一天剛剛吃過夜飯。隔壁香粉店的女兒小翠。來約他去看電影。大琴與他父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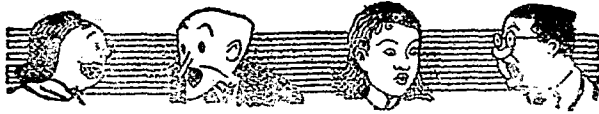
說了。她父母允許了她。大琴便換了一身衣褲。和小翠到一家影戲院。買了票進去。小翠遂到外面買了兩包瓜子。大王進來。一人一包。磕瓜子。忽聽背後一排椅子上。有人發出一種怪聲音。大琴回頭一。眇。不由暗暗叫苦。原來後面發怪聲音的那人。正是秦天錫。連忙回。過頭來。只見秦天錫由後排椅子上。繞到前排椅子上。和大琴等並。肩坐下。大琴方要站起更換坐位。忽的電燈一暗。銀幕開映。大琴只。得耐着性子往下看。秦天錫在一傍。有一搭沒一搭的。講說片子上。的情形。大琴和小翠聽他一講。便明白了許多。正在要緊當子。秦天。錫嚀口不言。她們好不詫異。大琴禁不住望他看了一眼。誰知此時。秦天錫正在看她。大琴不由得桃花臉一紅。秦天錫遂笑道。可是還。



要講下去。兩位不覺討厭吧。大琴一話不發。小翠道：「隨便你的。干我們什麼事。」秦天錫道：「只要兩位女士願聽。這算不了什麼。」遂又接着講下去。說着全院電燈一亮。暫告休息。此時秦天錫拿着二張東西。往大琴手內一塞。大琴方要發作。秦天錫站起身來出門去了。小翠拿過來一看。原來是二張中央公園的遊券。大琴奪過來就要撕掉。他小翠阻住道：「爲什麼要撕掉他。卽是小兒子孝敬咱。樂得去玩他一趟。」大琴道：「若是咱們去了。他也在那裏變做赴他的約了。還是不去的好。」小翠笑道：「你真是個獸貨。咱們不會等幾天再去嗎。那小子未見得天天去等咱。他一看咱們幾天不去。必然也就不去了。等那時咱們再去。不是就碰不見他了嗎。」大琴一聽。只可點頭答應。等到



影戲散後。二人回家不題。大約過了五六天工夫。小翠又來約他逛中央公園。大琴和父母說了一回。雇車子來到中央公園。進了門走了不遠。只聽前面說道。二位女士剛來嗎。二人抬頭一看。不由一怔。原來正是那位秦錫。大琴不由粉面一紅。小翠道。你這幾天來了沒有。秦天錫道。我是有長期票的。天天必來逛逛。大琴聽了暗暗叫苦。秦天錫道。二位女士隨我來。這時荷花正在開放。咱們前去瞧瞧。大琴小翠只得隨他來到荷花池傍。全池荷花已然開放不少。一陣微風吹來。荷花隨風搖動。一陣清香撲鼻。薰人欲醉。這時來的人越法多了。三人遂找了一處清靜茶座。隨便坐下。茶博士送來一壺香茗。兩碟瓜子。秦天錫搶過壺來給他二人斟上兩盃。自己也斟上。又



把瓜子抓了兩把。送在二人面前。秦天錫道：二位女士隨便不要客氣。現時男女平權。社交公開。不分男女界限。不要拘拘束束。學那小家兒女的状态。二位女士不信。請你四外看看。便知鄙人言之不謬。大琴等聽完。不由得向四外一眇。只見各處茶座。全是一對一對的青年男女。不是評茗暢談。就是唧唧私語。現出一種親愛的現相。秦天錫趁大琴等向四外眇的當口。便獻些小殷勤。說的話兒格外規矩。不討人厭。大琴等到了此時。覺得秦天錫這個人還不討厭。在不知不覺之間。也和他交談起來。大凡青年女子。和一個素不相識的男子坐在一處。當初總是忐忑不安。只要一交談便無所固執。大琴此時和秦天錫又說又笑。竟當作自家人一般。反倒親昵起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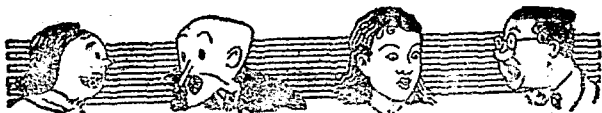
這時來得遊客已然走了不少。大琴等也要告別回去。秦天錫一定邀他們去吃夜宵。大琴起初一定不肯。經不起秦天錫百般的邀請。此時小翠早已心肯。便附到大琴耳上道。這個小鬼一定要請咱們樂得白吃他。着他多花幾個。大琴聽着笑了笑。便依了小翠的話。竟點頭認可。三個人便在裏面的菜館中吃了一頓。秦天錫用了兩塊多錢。大琴很覺過意不去。說了幾句客氣話。大家由此分手各自回去。秦天錫這一天的成績甚是不錯。自此以後。偶而走到大琴櫃上買香烟。也不像早先那樣麻煩。買了就走。這時秦天錫的姓名人格。早聽進了大琴的耳中。記到了心上。秦天錫暗中不斷送給大琴東西。原先只是不收。末後只得收下。小翠方面。秦天錫雖不轉他的念



頭却是待月的鶯鶯。還得紅娘前去傳書遞柬。也只得送些東西博他的歡心。大琴和小翠原是最要好的乾姊妹。兩個人合了面。不是秦天錫長。就是秦天錫短。倒做了他們二人閨中的談話資料。在他們心中。已將秦天錫當做一個多情。一天一天的下去。大琴和小翠已然隨着秦天錫好幾次吃玩。大琴和秦天錫不比先前那般矜持。每次會了面。又說又笑。十分親膩。倒把個小翠拋在一邊。小翠不免有些酸溜溜的起來。便在言語之間。諷刺他們兩個人。吃水別忘了挖井的。秦天錫因和大琴已到了成熟的時期。不要小翠再加入裏面。私下對大琴道。小翠爲人太不規矩。以後我約你出來。你可瞞住了她。大琴聽了秦天錫的話。當真不再叫小翠一同出來。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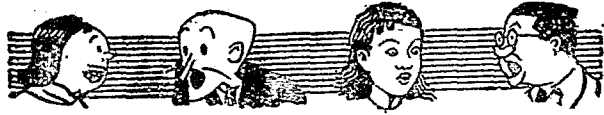
時把个小翠氣得發昏章第十二。於是散佈流言。竟說大琴同秦天錫已是結了私情。旅館已開過好幾次了。這個風聲傳到了大琴的父母耳中。便不准大琴再到外面去玩。大琴心中雖不快活。也沒有辦法。秦天錫聽了實在氣悶。每次前來買香烟。只見大琴的娘。滿面不快活。坐在櫃檯裏面監視。不准大琴上前和他說話。大琴見了他也是愁眉不展。秦天錫好不難受。正在這時。更有一件驚人消息傳來。原來大琴從小的時候。即和一家同院居住的姓劉的結了親。姓劉的也是小生意人。他的兒子劉大。現在一家鐵工廠裏學徒。大琴做夢也想不到。把她嫁給一個粗鹵工人。好似把一朵鮮花。插在牛屎上。這幾天劉宅也因聽了傳信。怕把一個好好的媳婦。被別人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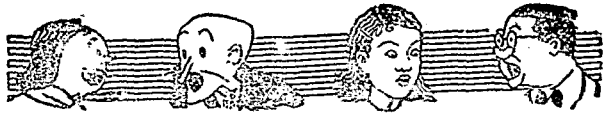
了去。遂把原媒人請來。着他通知女家。就要擇日行娶。大琴的娘也。不管女兒願意不願意。馬上允許了乾宅。大琴聽了好似高樓失足。太平洋遇風的孤舟。驚得昏在床上。少時緩過這口氣來。躺在床上。暗暗哭泣。想想秦天錫那副活潑的青年。再想想劉大那副敬德的面孔。實在有些不願嫁他。到了夜晚。只推身子不爽。晚飯也沒吃了。第二天。只見秦天錫由外面進來。這時恰巧她的父母不在前面。大琴道。秦哥。下午六點鐘請你在中央公園等我。我有要事相商。你急速快走。秦天錫聽了。不知有什麼要緊的事。只得走去。奔到中央公園恭候。看看太陽已然平西。只見大琴由外面走進來。走到秦天錫面前說道。秦哥。今天又得破費你幾文。你找一個清靜飯館。咱們



到那裏再談。秦天錫一看，只見大琴柳眉雙鎖，杏眼略紅，滿面愁容。秦天錫心中莫明其妙，只得一同走出中央公園，找了一家飯館，上到樓上。堂倌讓到一座雅坐內，二人落座。要了一斤酒，着堂倌隨便配了四個酒菜。秦天錫見她要了一斤酒，也不好意思攔她。沖着他怔怔的楞神。大琴要完了酒菜，叫了一聲秦哥，不由得撲簌簌落下淚來。秦天錫連忙掏出手帕，給她拭淚，急道：「妹妹這是怎麼了？有事說出來大家商量。」大琴只得拭乾了眼淚，說道：「秦哥，咱們今天一會不知何時纔能見面，說着眼圈又是一紅，遂把婆家要娶的話，一五一十說了一遍。」秦天錫道：「這事你怎麼以前隻字未曾提過？這時怎會又跑出一個婆家來？」大琴道：「此事本來我也不知道，是新近纔聽見。」



說的在我小的時候。已是許了人家。聽說劉家那小子。在鐵工廠裏學徒。秦天錫道。我承你不棄。拿我當親兄弟一般看待。我真非常感激。如今聽說你要出嫁。我原該向你道賀。但是聽你說來。劉家那小子在鐵工廠裏學徒。像你這樣花一般的人兒。配了那樣一個蠢材。豈不辱沒了一世。一生的幸福。完全被他掃盡。大琴聽了。禁不住眼圈一紅。又撲簌簌的流下淚來。哽咽說道。我也沒有辦法。只怨命苦罷了。你待我的一番情意。我是至死不忘。你也不要爲了我的事傷心。好好用心上進。將來成家立業。這是我的真心實話。大琴說到這裏。眼中的淚珠。好似斷線珍珠一般。直落下來。秦天錫連忙又替他拭淚道。你不用哭。給人瞧見了要笑。秦天錫雖然這樣說。自己的眼



淚。*不由得也流下來。兩人傷心了一陣。這時堂倌把酒菜送上來。二人只得止住悲傷。開懷暢飲。大琴是舉盃就乾。秦天錫怕她多喝了不好回去。便婉言相勸。那知大琴笑着說道。爲的喝醉才這般吃呢。秦天錫却不用意。便問她道。你吃醉了怎麼回去。這時大琴已有七八分酒意。拿眼一瞟秦天錫。口頓了一頓道。我喝醉了。難道你不能找個地方睡嗎。這句話聽入了秦天錫耳中。又驚又喜。胸口不由得別別的亂跳。睃那大琴已然是醉眼朦朧。平添幾分春色。另有一番風韻。將個秦天錫看的呆了。大琴媚眼一瞟笑道。你呆看什麼。還不陪我多吃幾杯酒。秦天錫聽了。不由得多吃幾杯酒。兩人都有了醉意。秦天錫喊來堂倌。算清了酒飯賬。二人走出飯館。找了一家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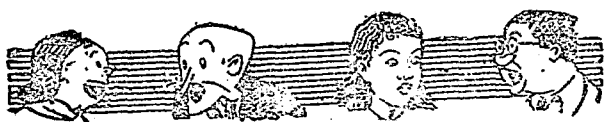
社。走進去開好房間。接着茶房送進面水熱茶。此時大琴已睡倒床上。秦天錫門好了門。回頭看大琴時。好似桃花一般嬌豔。水淋淋的一雙媚眼。宜嗔宜喜的面孔。秦天錫就勢也躺倒床上。誰知不躺猶可。這一躺時。大琴也變爲非處女了。過了許多時候。秦天錫很担心的道妹妹。我們起來罷。時候已經不早。我不回去是不妨事的。你出來的時候。家裏無人知道。此刻不見你回家。不知要慌到怎麼地步。大琴聽了秦天錫的言語。只是睡着不動。也不言語。秦天錫連催了數次。大琴竟又涕哭起來。秦天錫見她一哭。不禁暗暗着急。連忙替她拭淚道妹妹。怎麼又要傷心。妹妹不要疑心。我秦天錫決不是負心之人。將妹妹身子糟塌了。就此不管妹妹的事。我這是一番好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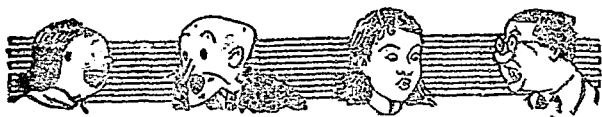
恐怕你回去晚了。又要生出是非。我願意天天陪着妹妹在一起。永遠不願離開。因爲此非其時。無論何事。須要從長計議。免來後悔。妹妹是明白人。當然知道哥哥的一番用意。誰知大琴聽了秦天錫一番話兒。更是哭個不住。鬧得秦天錫丈二的和尚摸不着頭腦。天錫一見話兒不對路。連忙改口道。妹妹有什麼計劃。只可當面言明。我沒有不依從的。僅哭會子就算完了不成。大琴哽咽着說道。我在未出門之前。已經打定主意。見哥哥一面。至死也不回去了。妹妹的這條命。任憑哥哥怎樣就怎樣。我一生一世不願離開哥哥一步。就是哥哥要了飯。我也拿着棍子在後面跟着。這時聽憑哥哥一句話。秦天錫聽了。不由心中一驚。連忙鎮定心神說道。妹妹的一番美意。我



是感激不盡。請你想想。你是未出門的閨女。我是讀書未成的學生。如要叫你家中知道。不但鬧得天翻地覆。而且我還要受法律上的裁判。妹妹不但愛不了哥哥。反倒害了哥哥。若說在外面另租小房子罷。你是知道我的。還在讀書時期。經濟上當然困難。那裏好支持門戶。大琴道。照你的話兒。一定不能顧我了。我的身體。卽然給你。我是始終無二。你既忍心不顧我。我也不願活在世上。不如死在哥哥眼前。倒也乾淨。天錫慌道。好妹妹。我既愛了妹妹。巴不得永遠在一起。你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。此事須要從長計議。想個千妥萬妥的主意。纔是道理。我有一個辦法在此。妹妹聽了。如要合意。卽照此而行。如不合意。咱們另想主意。今天你先回家。待我在最近幾天以



內設法先將錢弄好。再和你離開北平。做一對長久夫妻。你看如何。大琴道。你爲什麼一定要我回去。你不能着我在旅館裏住幾天。你趕快把錢弄來帶我走路。豈不省事。天錫忙道。妹妹怎的不明白。我的秘密。隔壁小翠完全知道。大概這幾天的風聲。也是他放出來的。他心中懷着妬恨。無處發洩。如今你突然失蹤不見。他必然料到我在一處。那有不通知你家的道理。到那時把咱二人雙雙捉住。不是白費了心血嗎。大琴道。既然如此。我要回去了。但是你若趕快想法。我也多少帶一些出來。說着結束下床。喚茶房打進熱水。二人洗了一個臉。天錫親自替大琴梳光了頭髮。喚進茶房開發了房間。錢。二人抱住又接了一個離別大吻。這纔走出旅館。天錫給大琴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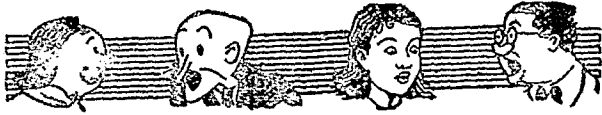
好車子。大琴上到車上。還再三囑咐。不要把今天的事忘了。天錫應聲曉得。於是彼此分手。且說大琴到了家中。已然一點多鐘。她的父母正在慌得不知所措。認做大琴跟人跑了。正在此時。大琴忽然由外面進來。老夫妻方始把心安住。不免埋怨了大琴一番。大琴懷着鬼胎。也不敢和他父母多說什麼。一溜烟鑽進後邊。逕自睡了。隔了十天光景。每天盼望秦天錫前來。好一同逃走。好似石沉大海一般。心中好不作急。看看離出嫁的日子越來越近。更是着慌。也顧不得再等秦天錫。遂打好一包細軟。乘他父母不備之際。逃出家內。僱好一輛街車。拉到前門車站。買了一張去天津的車票。少時汽笛一鳴。車即開行。大琴至此方把一條心放下。再說秦天錫回到學校之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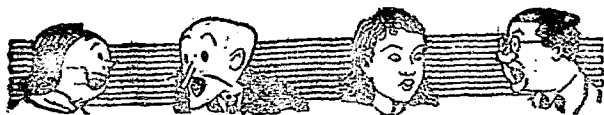
細細的想了。想覺得此事不妥。若是真個和大琴逃走。大琴的家裏必要報告官所。到那時倘使被他們捉住。我那能抵賴。少不得要吃一場拐帶人口的官司。那真不是鬧着玩的。越想越怕。越怕越後悔。只得硬一硬心腸。永不再到大琴那裏去。所以大琴癡心妄想的等。他十幾天不見天錫的跡影。且說大琴來到天津。心想到那裏去呢。原來大琴有個姨母。在天津南市居住。大琴在七八歲的時候。來過天津一次。在這七八年以內。永未來過。又不知她的姨母尚在不在南市居住。只得僱車子來到南市。走到他的姨母住處一問。同院的說已經搬走一年有餘。大琴問他們搬到什麼地方。同院的也說不清楚。大琴只得退了出來。在南市找了一家旅館暫且住下。好慢慢



尋找她那姨母的住處。大琴又在拆字攤上給秦天錫寫了一封信寄去。等了七八天不見人來。連个音信也沒有。大琴至此方知天錫真个壞了良心。不由涼了半截身子。這一天晚飯也沒吃。倒在床上流淚。思前想後好不難過。門也忘記帶上。在床上昏昏沉沉睡去。大琴在睡夢中忽聽房門一響。微睜睡眼一看。不由嚇了一跳。原來走進一位中年男子。頭戴美式呢帽。灰嗶嘰大褂。神情十分不規矩。不由得又驚又急。連忙說道。你這個人爲什麼跑到我這房間裏來。只見那人却將房門碰上。笑嘻嘻走到床前坐下。含笑說道。小妹妹不要害怕。我又不是老虎。不會吃人的。我見小妹妹這幾天跑進跑出。像有什麼重大心事一般。我在南市一帶地面甚熟。如有什麼爲難



之事。我不是吹句大話。保管沒有辦不到的。大琴到了此時。不禁小鹿兒亂撞。突突跳個不住。忙道。我和你並不認識。而且沒有甚麼事。請你趕忙出去。不要嘍嚇。如不然我要喊了。那人毫不在意。只是嘻嘻的望着大琴笑。大琴方要喊叫。只見那人一抬腿。嚇的一聲。由腿上抽出一把尖刀。望着大琴一晃。說道。小妹妹你要明白些。說時遲。那是快。只見那人已將大褂脫去。上到床上一把將大琴抱住。這時大琴竟嚇得聲張不出。任憑那人如是如是。原來此人姓劉名七。外號叫小刀子劉七。在南市一帶。小小有個名望。在這幾天以內。見大琴不斷的一個人跑進跑出。又沒有大人跟着。白相人眼光何等厲害。一看就知道來路不正。所以敢闖進房間。硬行強姦。大琴一想。秦



天錫既然不來。決定壞了良心。自己姨母又不知住在什麼地方。又不能再回北平。既被劉七糟塌。便索性隨了劉七度日。劉七原是個光棍。大琴肯跟他過日子。那是求之不得的。便在南市租了兩間房子。實行同居。再說大琴的父母。自大琴逃走之後。即託人四處亂找。他的親家劉宅。不斷前來催着要人。鬧得老夫婦生意也無心去做。又託人去打探秦天錫。見秦天錫仍照舊天天上學。並無異外舉動。若說硬行告他。自己又沒把柄。後來只得邀請親朋。和劉宅說合。劉宅方面也沒有妥善辦法。如要打官司罷。還得化錢。就是把官司打贏了。人是已然跑了。他不能再追回來。只可自認晦氣。把原先的定禮退回來。作爲兩不相干。一場風波才算完結。大琴自從跟了劉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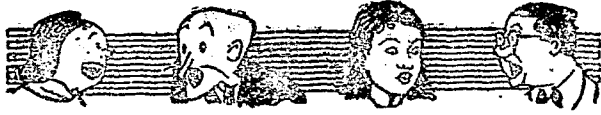
之後。不到半年工夫。把大琴撈出來的東西。早給劉七化個乾乾淨淨。劉七到了此時。對於大琴也玩得有點厭了。於是神不知鬼不覺的。把大琴賣於南市一家班子裏。大琴做夢也想不到。小刀子劉七那樣壞良心。人已被他霸佔。錢也被他用光。萬想不到有此一舉。這一天劉七着她穿了一身新鮮衣服。說領他到一家親戚家裏去應酬。少時來到羣英後。大琴抬頭一看。只見各家門口兩傍。全貼着紅紙黑字的大對子。各門口全是一樣。大琴也不知是幹什麼的。見劉七走進一家門內。大琴也只得跟進來。只見四五個男子站起來叫道。七爺那裏來。請裏邊坐吧。大琴這時見兩傍廂房內。由門帘縫裏露出兩個粉面。全對着她微笑。大琴隨劉七走到一間房內。見這屋



內甚是講究。一張大銅床。床上放着幾條錦被。一條印花的大毯子。靠銅床一頭。有三個大皮箱。靠牆擺着一座梳妝台。上面香粉雪花膏擺了一堆。一個茶几。兩把新式椅子。二人隨便坐下。只聽外面說道。七爺來了嗎。門帘一揚。進來一位胖婦人。年約四十多歲。一身青綢褲襖。梳頭纏足。滿臉惡像。進門望着大琴釘了一眼。坐在劉七對面。說了幾句閒話。二人鬼鬼祟祟走出房外。少時進來。劉七道。妹妹。先在此坐一坐。我停會就來。說着頭也不回。走出房外。胖婦人送出去。回頭來到屋內。坐在銅床上。說道。劉七爺是你什麼人。大琴到了這時。也只得囁嚅說道。是我的男人。胖婦人笑道。我看不對罷。他那樣年紀。決不是從小的夫妻。姑娘你猜我是做什麼的。實話對你說。



了罷。我這是二等班子。劉七爺把你賣給我。你若是聽說聽道。我決不錯待你。到了那時。穿的是綾羅綢緞。吃的是山珍海味。如若不聽我的話。到那時別怨我無情無義。大琴聽到這裏。知道劉七把自已賣到窯子裏了。好似雷轟電擊一般。頓時昏了過去。胖婦人連忙喚進老媽子。拍的拍喊的喊。一個婆子連忙到廚房裏。沏了一碗薑湯。大家七手八腳的給大琴灌下去。少時大琴吐了一口粘痰。說道。我好命苦也。大家見她緩醒過來。全退出房外。胖婦人把她扶起來。說道。姑娘不要難過。說一句實話。我是拿五百塊錢把你賣來。姑娘是明白人。當然要原諒我的。你只要聽我吩咐。我決不難爲你。你以後拿准了眼光。跟人從良一走。還不知落到什麼地步呢。你跟劉七



爺一輩子也享不了什麼福。我看你也是好人家的女兒。故此格外痛愛你。如不然我馬上給你一頓皮鞭子。到那時也得服從我。爲什麼受那皮肉之苦呢。姑娘你要再思再想。大琴心中暗想。他的一番話兒。原本不錯。這是劉七壞了良心。不干人家之事。我若是尋死。豈不害了人家。只怨我自己命苦。只可到那裏說那裏好了。想罷。遂哭泣着說道。你老人家這一番良言。我當然聽從。可有一層。我若遇到知己的男人。到那時你老人家說了可得算話。不能再推三阻四。胖婦人道。請姑娘放心。只若姑娘遇到可意的人兒。你只管說話。我當然依你。決不阻攔。大琴見他允許。遂站起身來謝了胖婦人。老太婆見大琴允許。不由大喜。連忙叫進老媽子打洗臉水。老太婆由皮箱



裏找出旗袍小褲襖絲襪緞鞋。大琴梳洗完畢。換好衣服。越顯得風流俊美。大家嘖嘖稱羨。遂在樓上找好了房間。令外面先生在門外也貼了一條寬對子。沒有幾天工夫。大琴大紅特紅起來。車水馬龍。大有接應不暇之勢。大概當嫖客的心理。單有一種心意。只要說是新出來的良家婦女。不論醜俊。大家必要報効一陣。你越是淫業茂盛。他越是前來湊你。我記得同慶後有一個妓女老二。說是從良新出來。原先是某香班的少掌班。當嫖客的一傳十。十傳百。大家趨之若鶩。若沒有房間。情願等着。我一問去的朋友。爲什麼偏要等她。我那朋友瞪着眼。也說不出所以然來。後來那個妓女。只忙了個月工夫。淫業漸不如從前。我同朋友又去過一次。一問樓上老二。夥計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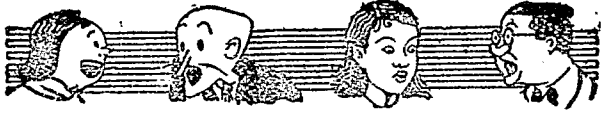
從良走了。不料過了兩月。又發現於某某班。這位二姑娘。可算善於迎合嫖客的心理了。再說大琴自淫業發達以後。身體倒自由了許多。老太婆也是百依百順。不料到九日間。天津忽然發生變化。等到事情平定以後。南市的繁華。一天不如一天。當局雖然竭力提倡。仍是一厥不振。老太婆一看。南市實不能再住下去。只得和大琴商量。移到日租界升平班。改名花艷芬。這便是花艷芬的一段傷心歷史。這一天在法租界。同着幾位朋友打了一夜牌。天氣方纔東方發亮。我道我實在受不了了。有位朋友說。咱們元興池洗澡去罷。那裏又清靜又好。一商量大家同意。隨即騎陸駒奔元興池。剛剛走到綠牌電車道西頭。只見對面走來一人。滿臉驚慌之像。我臨近一看。原來



是柳子厚。見他穿着一身小衣服。頭上也沒戴帽子。我上前一拉手兒笑問道。子厚這是從那裏來。怎麼連大衣服也沒穿。帽子也沒戴。柳子厚面目一紅說道。你們上那裏去。我說到元興池洗澡去。你也去。子厚隨跟我們來到元興池。大家洗完了。我一拉子厚。坐在對面悄悄問道。你今天大約是遇上不幸的事吧。子厚臉一紅。囁嚅着說道。老彭你也不是外人。我對你說了罷。我昨天夜裏。被人家給吃啦。所有現款連衣服帶帽子。大約值三十多塊錢。我說你怎麼叫人給吃的呢。原來柳子厚衡水人氏。家中父母俱全。家資僅可糊口。在天津某玻璃莊學徒。人很精明強幹。沒有二年工夫。經理把他升到總賬房。這家玻璃莊。交有幾家銀號。不知他怎麼交際了交際。脫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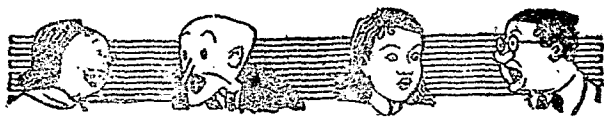
玻璃生活。鑽進了銀錢界。實行做了銀號的走街。這一天同着一位于公館的少爺。在烟館裏抽烟。閒談那一家銀號資本雄厚。那一家銀號內中空虛。雖知說者無心。聽者有意。這位于少爺到了明天。遂將子厚說的那家空虛銀號。把四十萬存款。原數提出來。沒有過了幾天。恰巧那家銀號實行倒閉。于少爺感念柳子厚的好處。拿出十萬塊錢來。讓他開辦一個銀號。原來子厚雖然吃了錢行。未有什麼經驗。今一旦聽說于少爺拿出十萬塊錢來開辦錢號。心中不由的格格亂跳。又是驚懼又是喜歡。不知如何是好。全身不得勁。一會兒面前發現一座大洋房。一會兒面前發現一羣如花似玉的女子。腦海裏七上八下。好似架雲一般。那位于少爺見他怔怔愕神。怕是嫌



少連忙說道。老弟。這十萬塊錢。不過是試辦性質。如要以後生意做得發達。再用多少。只管說話。這時柳子厚已明白過來。自己使勁掐了一下。連忙陪笑說道。十萬塊錢已是不少。若開辦起來。有你府上照着存款的。當然少不了。就照十萬計算好了。第二天往各處找房。就在惠中傍邊。租妥一所三樓三底的房子。用了二十多位同人。柳子厚立時抖起來了。衣服也換啦。中華部。同慶部。暗門子。鬧得一塌糊塗。于少爺一看。生意尙未開市。就這樣鬧法。以後准保做不好。這時于少爺只拿出五千的開辦費。第二天便把柳子厚請到公館。談說一切進行辦法。柳子厚也說不去整個的話來。全是一派浮華習氣。于少爺至此隨道。刻下時局又有不穩消息。而且銀根特緊。各



處所存的款項。一時也提不出來。最好先開辦一個小銀號。時局平定再說。如老弟嫌資本太少。我還有個辦法。我那舊有銀號內。正在缺少人位。我想把老弟荐到那裏吃一份股子。倒也清閒自由。不知老弟意下如何。柳子厚聽到這裏。已然知道于少爺變了原定計劃。不由涼了半截。只得說道。無論如何辦法。均無不可。有什麼事過兩天再議好了。於是辭別于少爺。轉回號中。來到樓上。不由得心中難過。好好的十萬資本。看看要靠不住。這也是我自做自受。不能怨恨人家。正在這時。忽見學生意的上來回道。下面有位老年人。說是姓柳。方由家中來。特意前來找你。見是不見。子厚只得說道。把他叫上來。誰知老年人上到樓上。自己不由一怔。原來老年人正是他的父



親口把身子略欠了欠。讓他父親坐下。他父親道。我來天津也沒有什麼事。咱們村裏聽說你領了大股東。前來給你提親的。每天擠破門。我也不敢替你做主。定那一家的好。子厚道。這個忙什麼。只要有錢。還怕沒有好媳婦嗎。此事不必再提。他父親見話不投機。說了幾句家常話。站起說道。我現在住在廣生號。有什麼事。你到那裏去好了。說着走下樓去。子厚只站起身子。也沒往下送。老頭子走下樓來。不由唉聲嘆氣而去。學生意的一說樓上的情形。不由大家暗暗發笑。隔了幾天工夫。惠中飯店一傍。新銀號籌備處。三樓三底的房子。又貼上減價招租的條子。原來此時柳子厚。已然進了于少爺的老銀號。若那明白一點的人。當然要痛改前非。實心任事。將來做一個



商界正人。誰知他不但不改。反倒天天在外面糊塗。這一天在下午十二點光景。在勸業場便門。瞧見一個女子。衣服十分漂亮。容貌也很秀美。柳子厚前前後後。抱定釘梢主義。亦步步的跟在背後。順着綠牌電車道往西而去。走到東亞醫院以西。因見馬路上行人稀少。柳子厚緊走了幾步。跑近前去開口搭訕。誰知那女子始終不會回答。反裝出怕羞的神情。直走過了大橋。往北一拐。走進一條胡同而去。柳子厚抱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宗旨。提起了勇氣。也跟着進去。欲知後事。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回

陳倉暗渡殷小帆捉奸被給
棧道明修孫有餘得美復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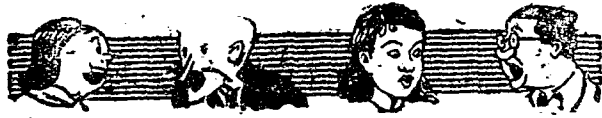
話說柳子厚跟進胡同以內。只見那女子走到一家門前站住。忽然向柳子厚嬌聲說道。請你不要害怕。請進來坐坐。何妨。我因爲在馬路上恐怕碰見熟人。不便與你接談。說着用手拍門。只聽呀的一聲大門開放。那位女子走將進去。柳子厚這時倒胆怯起來。不敢冒然進去。不知她是什麼路道。若說是規矩人。不能和陌生男子說話。若說是野鷄。又見她大大方方。絕沒有一點輕佻之態。若說是暗門子。也不能一個人在馬路上亂跑。正在滿腹疑惑之際。只見那女子立



在門內又道。爲什麼站在門外不進來。方才在馬路上那樣神氣。爲什麼胆子又小了。既然怕事。那何必在外邊跑呢。不進來。我要關門了。柳子厚暗想。今夜很不容易遇此機會。豈能不進去看看。到了裏面看事做事。因此放大胆子走了進去。踏進房中一看。房內甚是講究。不像做生意的氣派。對門一張八仙桌子。懸着一面大穿衣鏡。靠牆一架大銅床。傍邊一座梳妝台。靠窗戶擺着一個茶几。兩把西式椅子。屋內特別幽雅。只見開門的那個女孩子。送進一壺茶來。那女子笑嘻嘻的說道。你各處看什麼。還不坐下吃茶。柳子厚只得坐下。那女孩子又把香烟拿過來。敬了一支香烟。柳子厚不住的對那女子注視。電燈光下看那女子的年歲。不過二十上下。一雙秋波活潑。



異常。說話之間。眼風亂飄。大有勾魂攝魄的吸力。柳子厚道。女士尊姓。你們丈夫做何事業。那女子答道。奴家丈夫姓張。早已故去。他原先在洋行做事。手中倒存了幾個錢。這時我的生活。全仗着銀行裏利息度日。不然的話。早已嫁過人了。今見你的情形。必然是個規矩生意人。所以不避嫌疑。將你請進來談談。柳子厚到了這時。又生了妄想的心。竭力裝去規矩樣子。與那女子閒談。越談越投皮氣。看她不像做生意的氣派。漸漸把怕的心思。拋到九霄雲外去了。那女子又問柳子厚。貴姓大名。做何事業。柳子厚聽了。不由大吹其牛。說自己在銀號裏當經理。是今年才開辦的。那女子又問到他的家庭。父母可在有無子女。柳子厚聽到問他有無子女。不由嘖嘖一笑。道。不



怕慚愧實話對你說罷。媳婦還沒有娶。那裏來的子女。前者我們家裏想給我在鄉下討一房媳婦。是我反對不要。非我親自過目不可。女士請想。鄉下那宗黃毛丫頭。那裏有好的。若照女士的容貌。我才肯和他訂婚呢。說完目視那位女子。那位女子見子厚說完看她不由粉臉一紅。脈脈含情低下頭去。半天才抬起頭來。媚眼一瞟說道。柳先生你說尙未娶妻。我可不信。請問你貴庚多少。柳子厚笑道。請你猜上一猜。那女子對他臉上細細的看了一看道。祇多不過二十歲。柳子厚笑道。我今年正二十歲。足見女士一雙眼光。着實利害。那女子一聽贊她好眼力。滿面笑容道。那末請你猜猜我。可有多少歲。數。柳子厚一想。大凡女子們的心理。全歡喜說歲數小。因也對她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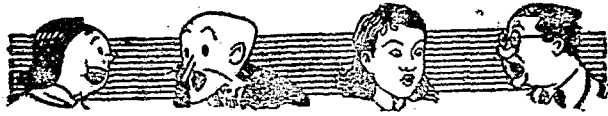
上端詳了一會道。我猜祇多不過二十歲。大概還許小呢。那女子忙道。猜錯了。我今年已然二十二歲。成了老太婆了。柳子厚忙道。我倒愛你這個老太婆。我若是娶到你這樣的老太婆。不知燒了幾世的高香呢。那女子聽子厚說到這裏。不由嬌嗔道。柳先生放尊重些。不可胡言亂道。子厚忙道。以後不敢。那女子道。柳先生隨便可在床上躺躺。不必客氣。柳子厚站起。就勢躺在床上。那女子着女孩子把烟具拿出來放在床上。也躺在對面燒烟。兩人隨抽隨談。十分投緣。此時兩人的頭額。已然碰到一塊。柳子厚聞到一股異香。直透鼻管。忍不住心中都亂跳。恨不得馬上成其美事。方隨心願。可是初次相會。冒昧要求上去。又怕被那女子小看了自己。只得嚙了嚙唾沫。把



淫心壓下去。柳子厚道。咱們二人是一見如故。大概我的意思。你也明白。咱們要開誠佈公的談一回。你究竟有沒有丈夫。那女子聽到這裏。滿臉帶出不悅之色道。柳先生說的。我倒莫明其妙。我有沒有丈夫。和你沒有相干。我何必咒我丈夫死去呢。你這不是笑話。柳子厚見她發怒。連忙笑道。女士不要發急。我不是不相信你的話。我的這句話。大有深意存在。你不可錯會了我的意。這句話算我說錯了。待我起來給你陪禮。那女子媚眼一瞟。笑說道。別動。誰要你起來陪禮。我且問你。你說方才那句話。大有深意存在。可有什麼深意。你快說。你快說。柳子厚聽到這裏。半晌半晌。方始囁嚅說道。我……我……我想同你交個異性朋友。並無別的用意。那女子笑道。這算什麼。



現下男女平權。社交公開。不分男女界限。交一個朋友。也值得我我的那宗樣子。真是大大的笑話。說的柳子厚也笑了。那女子又道。柳先生不要瞎操心。這裏沒有男子到來。你只管放心就是。莫要嚇壞了你。我那可缺了德啦。柳子厚聽了她這種話兒。不由心中又跳起來。真是色胆如天。隔了烟盤伸手過去。要攙她的玉手。那女子把手一縮道。柳先生你怎麼又動手動脚不規矩起來呢。我請你到來。不過大家談談話兒。因知你是位高尚生意人。柳子厚一聽。反倒弄不明白。這位女子究竟什麼路道。既然如此規矩。何必把陌生男子招到家裏來。當下滿腹狐疑。到底白相的經驗尚淺。自經女子拒絕後。反而不敢再伸手過去。二人談談說說。柳子厚偶然一看手錶。已然



六點多鐘。暗道怎麼一剎那間。已經快天明了呢。這時二人談的正
在起勁。看看窗上已經發白。柳子柳暗想。還不下手等待何時。遂老
着臉爬了過去。把那女子柳腰一抱。正要真個銷魂之際。忽聽房門
外有人扣門。高叫開門。那女子啊呀一聲。叫道不好。頓時面容變色。
柳子厚至此已然明白過來。也嚇得混身亂抖。欲想開門闖出。可是
兩條腿軟得毫無氣力。自己也作不動主。只可等他們進來再說。那
女子急得反把柳子厚抱住。柳子厚用手一推道。你不要假惺惺了。
你要明白。我也不是好惹的。嘴裏雖然這樣說。心裏不由暗暗着急。
說時遲那時快。房門踢開。見有五個彪形大漢。闖入房內。大喝一聲
好大胆的野種。敢到這裏來找便宜。你也不打聽打聽。這是誰的房



間。早有一人跑到床前。望着柳子厚。臉上就是一掌。就勢把柳子厚抓住向地下一扔。撲咚一聲。摔於地下。又喝聲給我綁了。那四人上前說道。你是那裏來的。若是說了實話。還有商量地步。咱們全是外面跑的人。大家全有個面子。柳子厚雖然知道。他們是仙人跳的法子。可是如要動手。不是他們的對手。也是白吃虧。只得說道。衆位既然這樣說法。我也不是不懂事的人。只要大家過的去。沒有什麼關係。我這裏只有二十多地錢。給諸位留下。咱們從此交個朋友。遇事不可趕盡殺絕。傍邊那個大漢說道。兄弟們那裏有這些話。對他說。把他綁了。送到衙門裏。問他爲什麼。半夜三更。跑到人家女人屋裏來。非姦卽盜。到那時看他受的了。受不了。柳子厚還要說話。那四人



做好做歹。把他大衣服手錶。並二十多塊錢一齊留下。放他走路。柳子厚至此。知道說也是白說。只可自認晦氣。逃出胡同。方過了大橋。迎頭正確見我們。柳子厚把晚間所遇的事。講完以後。遂打電話到柜上。着人送一件大衣服來。在電話中說。自己的衣服。被別人頂走。少時有人把衣服送來。柳子厚遂辭別我等而去。我們四人因爲一夜未睡。不免全有點發暈。少時醒來一看。已然十一點多鐘。當時把三人喚醒。穿好衣服。付清澡錢。走出元興池。四人慢慢走着。來到天祥市場後門。四人遂走進天瑞居。走到樓上。因爲早飯吃飯的人不多。夥計找了一間雅座。四人進去落坐。夥計打上手巾沏茶。四人隨意點了幾樣酒菜。要了一斤紹興。少時夥計一樣一樣送上來。四人



談論風生。開懷暢飲。不知不覺。一斤紹興已經落肚。又着夥計添上一斤。誰知這一斤喝完之後。大家全有醉意。連忙叫夥計送上飯來。四人吃了個酒足飯飽。胖子提倡道。咱們今天是一不做二不休。好日子今天全過了。吧。咱們到玉雯那裏抽煙去。於是付過飯賬。出了天瑞居。一路談談說說。工夫不大來到某家大樓上。到樓上走到玉雯房門外。一看門外圍了一堆人。大家交頭接耳。不知說些什麼。我一看情形不對。一拉胖子衣角。返身走下樓來。道。咱們回頭再來。玉雯房裏一定又發生了事故。四人遂在蘆庄子左右溜了半天。回頭又走到某家大樓樓上。走進玉雯房間。只見胖子的老鄉。同他兩個女兒。面現驚慌之色。胖子老鄉見我們來到。連忙把烟具拿出來。此



時胖子已然躺在床上。我也躺在對面燒烟。侯楊二位隨意落坐吃茶。我一面燒烟。一面問他們道。方纔是什麼事。門外圍了那些人。張華亭滔滔不絕說了一遍。原來冀縣城內。有一家帽莊。生意十分發達。每年必定派人到天津來一次。採辦製帽原料。這一年派了一位馮元志。來到天津。住在河北大街棧房內購辦貨物。有一家貨莊上。請馮元志在南方大戲院聽戲。馮元志在暗中看上了一位女招待。當時要了兩杯茶。這位女招待。見馮元志在暗中不斷偷看自己。心中明白了八九。遂格外露出一番殷勤。不時前來照應。有一搭沒一搭和他二人閒談。貨莊上那位倒不覺怎樣。馮元志可受不了啦。因當着貨莊上那位在眼前。不便十分放肆。大戲散了之後。二人坐電



車來到東北城角。一家山東館內吃了飯。貨庄上那位還要請他到天祥聽雜耍去。馮元志一定不肯。說要回到棧房寫信去。那位見他一定不去。只得告辭分手。馮元志俟那人走遠。遂又上了紅牌電車。來到南方大戲院。進去一看。此時大戲尙未開幕。靜悄悄一個座也沒有。馮元志知道來早了。不由暗中發笑。轉身出來。在左右一帶。兜了一個大圈子。遂又走進南方大戲院。這時院子裏已然上了幾個座。馮元志隨意坐下。少時大戲開幕。這時來的人已是不少。只不見女招待前來沏水。馮元志聽了半天。也沒聽見台上唱的什麼戲。眼睜睜的望着前面。少時只見幾個女招待。在面前來回穿。問他沏水嗎。他只把頭一搖。正在這時。自己肩膀上被人拍了一下。馮元志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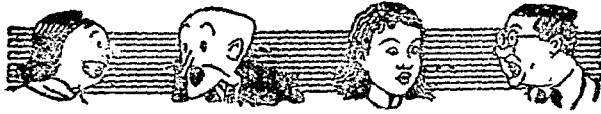
頭一看。正是白天那位女招待。不由心花怒放。倒不知說什麼好。只見她笑嘻嘻的說道。你吃了飯沒有。方纔那位怎麼沒來。馮元志到這時方想出兩句話。遂含笑說道。飯是已經吃過。我就來了。等了半天。你怎麼這時候纔來。那位女招待笑嘻嘻的道。我們離着這裏很遠。所以來遲了一步。你喝水嗎。馮元志道。喝水……喝水。見她媚眼一瞟。一路笑嘻嘻的去了。少時把水送來。給馮元志帶來兩個瓜子。又照應傍的座去了。馮元志也無心看戲。那位女招待走到那裏。他的一雙眼睛跟到那裏。那位女招待。若即若離的不斷前來。只要馮元志想說甚麼。她又翻若驚鴻的去了。弄得馮元志迷迷糊糊。糊身二百六十骨節不得動。大約十一點光景。那位女招待前來。



收茶。孟除茶資之外，又給了六角小費。那位女招待謝了一聲，把茶盃收去。那馮元志也無心往下再看，遂走出南方大戲院，站在門口。等那位女招待出來，說了半天，那位女招待究竟是誰呢？讀者諸君一定心中納悶。若不快說出來，還說在下存心賣關子呢。原來那位女招待不是別人，正是張玉雲。再說張玉雲到後邊，把茶錢交待清楚。同了幾個小姊妹，剛剛走出戲院門口，只見馮元志呆呆站在那裏。張玉雲不由沖他一笑，她這一笑不要緊，把馮元志連胳膊帶腿一齊隨在張玉雲背後走來。在路上彼此也沒交談，過了擺渡，走進日租界，走到玉仙池門口，幾個小姊妹分手散去。張玉雲進了一傍胡同。馮元志也跟着進來。（作者有句不情理的話，要對讀者聲明



在先。本書對於暗門子。轉子房的地址。不便明言。只要讀者心領神會。按着作者的路線。便能找到。恕我不能奉陪。再說馮元志跟到胡同以內。向前緊走了幾步。對玉雲說道。你們家裏我能進去嗎。張玉雲道。我的父母皮氣甚大。管教特嚴。如你一定要進去。到了我的家內。千萬規規矩矩。馮元志道。可以可以。說着隨張玉雲走到三層樓上。張玉雲先進去。回頭叫道。馮先生進來吧。馮元志硬一硬頭皮走進房來。張玉雲對她父母道。這位馮先生人狠規矩。在南方大戲院是喝我茶的長座。今天在胡同口遇見。是我把他讓進來。馮先生請坐。馮元志暗想。別看這個小姑娘歲數不大。話倒說的很圓滿。聽張玉雲一讓。只得隨便坐下。馮元志這時胆也大了。東拉西扯。無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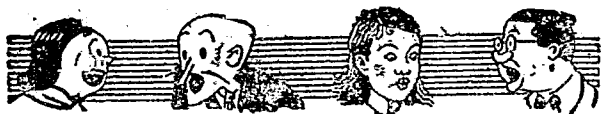
生有亂談一回。乘他們不備之際。暗中拿出兩塊錢。放在涼席底下。說聲明天見。遂卽告辭而去。一宿晚景不題。第二天十點光景。馮元志又行走來。在門口外面問道。玉雯起來嗎。張華亭出來一睜。原來是昨天晚晌來過的。那位馮先生。連忙讓進房內。這時玉雯尙未起床。張華亭把她叫起來。張玉雯微睜杏眼一看。敢是馮元志前來。連忙怕爬起來。穿好衣服下地。梳洗打扮。遂給馮元志倒了一盃白水。馮元志打趣道。在這裏還給小費不給。張玉雯矚了他一眼。含笑不語。馮元志在冀縣那裏見過這樣陣仗。不由又胡思亂想起來。少時鎮定心神說道。玉雯我昨天給你放下兩塊錢。你看見沒有。玉雯道。沒看見。馮元志道。你掀開簾看看。玉雯把簾一掀。果然在簾角下放著。



兩張一元鈔票。遂又把簾放下。馮元志道。我今天帶你上天祥市場。你去不去。玉雯道。我得和我父母商量去。說着走到對面房內。少時玉雯在前。他姐姐玉霞在後。還有她姐姐一個小女孩兒。由對面屋內走過來。玉霞笑說道。聽說你們要去天祥市場我也去。馮元志道。如大姐願去。更是求之不得。於是四人走到馬路上。雇了三輛車子。拉到天祥市場前門。大家下車走進天祥市場。馮元志替她們每人買了一雙皮鞋。一塊手帕。半打襪子。又轉到勸業場。又給她們每人買了一件陰丹士林大褂料。幾個人歡歡喜喜的轉回某家大樓。馮元志自此以後。好似進了迷人宮。實行做了入幕之賓。如一天不到玉雯這裏來一輪。覺着像有什麼大事沒辦一樣。不料過了二十多天。



玉雯的姐姐玉霞。常常讓他抽一口白面。日期一長。遂染上一口白面癮。玉雯這裏倒不常來了。每天扒在白面館裏大抽特抽。恨得玉雯牙癢癢的。也說不出口來。這一天白面館裏忽然發生搶案。某租界當局。聽人傳說。馮元志常在被搶的白面館裏抽。遂派兩位特務。一位巡捕。來到白面館一問。說他常住在某家大樓老四那裏。三人一聽。遂奔到玉雯這裏。走進屋內。大翻特翻。也沒有翻到什麼。立將馮元志綁去審問。當時把白面館裏某國人請去一認。說當時並沒有此人在內。衙門裏一聽。未有馮元志的關係。立時釋放。我們四人聽完。這纔明白。方才的一幕武劇。四人輪流抽了幾口煙。各自分手回去。再說馮元志自染上白面的嗜好。癮是一天比一天的大。錢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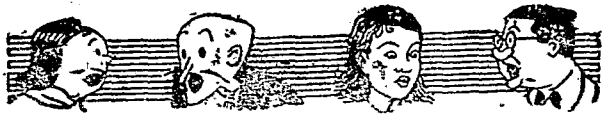
一天比一天的少。冀縣柜上聽說馮元志抽上白面。立時又派下一個人來。馮元志也不敢再回棧房。從此斷了接濟。把混身的衣服完全入了長生庫。大約一月光景。馮元志生生癮死。到陰世裏與某國人算賬去了。好好的一位規矩生意人。落得如此結局。你說可惜不可惜。再說我走出某家大樓。剛剛走到胡同口。正遇上李子明。子明道。你從老四那裏來吧。我道不錯。方同幾個朋友在那裏抽了兩口烟。我是想要回去。你這時從那裏來。子明道。我方從裕德里出來。也想溜溜回去。你有事沒事。如沒有事。咱們今天改改口胃。到田南里逛逛去。我一聽要到田南里逛逛。連忙道。沒事沒事。我看此時已有五點多鐘。咱們隨便吃點什麼再去好麼。那地方太早了。也沒有什



麼意思。子明道。可以。咱們在恩玉德吃角子吧。省着好幹別的。用二人說着。已走到恩玉德門口。遂走進去了。吃了兩角多錢。一路談談說說。夠奔田南里而來。剛走進小胡同。只聽後面一人說道。看看麼有從良新出來的大娘們。我一聽有從良新出來的。不免回頭問道。是真的麼。我們此地是常來的。如若仍是那些舊貨。你可別怨白跑腿。那人道。如要不是新出來的。聽憑二爺罰我。我問道。此人在多少號。那人道。在六百〇六號院內。我一聽號數特別。轉面問子明道。六百〇六號你去過嗎。子明道。我沒去過。前幾天倒打過兩針。我道。子明不要說笑。咱們先去看看。如不是新的。咱們別招呼。說着那人在前。我二人在後。轉灣抹角來到一座門前。抬頭一看。真的六百〇六



號。三人走進去。院裏夥計將我們讓進一間屋內。那人對夥計道。你把新出來的那位六姑娘。給二爺叫來看看。夥計出去工夫不大。只見門窗一揚。門口站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。年約二十多歲。我一看不由一怔。你……你……你不是花銀鳳老二嗎。快請進來。快請進來。夥計見我們是熟人。把門窗放下而去。那人見已大功告成。也笑嘻嘻而去。老六道。二爺。你給引見朋友。我道這是我常對你提念的胖子李二爺。老六對子明笑了一笑。一傍坐下。少時夥計打來手巾。接着送進一壺茶。十支香烟。老六把香煙打開。子明是不吃香烟的。我抽了一支。遂笑問道。老六。你不是跟殷二爺從良了嗎。怎麼又出來做生意呢。老六道。二爺。你也不是外人。總怨我年輕。一時上了



人家的營。弄得雙方決裂。原來這位老六。叫花銀鳳老二。以先也是生意上的人。在田南里以內很有名望。在她做生意之時。我二人甚是要好。一個有心。一個有意。只因經濟方面困難一點。當時未能做到最後的一步。不料被一個巡官殷小帆。硬生生的搶了去。自從花銀鳳老二跟了殷小帆以後。我是曾經滄海難爲水。除却巫山不是雲。自此把玩鬧的心思也淡下來。不料冤家路窄。孽緣湊合。無巧不巧。今天又碰到她。且說殷小帆自把花銀鳳買去以後。就在明石街租了三間房子。用了一個老媽子。實行同居之愛。這位殷小帆原在楊柳青獨流一帶駐紮。不能常常睡在家裏。每逢禮拜六下午。來天津一次。禮拜一一早回去。習以爲常。殷小帆船上有一個巡丁馬秉



魁只因他善於拍馬。幹事特別靈活。小帆格外信任他。一切零星事務。都着秉魁去辦。花銀鳳老二這裏。秉魁也常來做事。穿房入戶。不當他外人看待。花銀鳳前文已然提過。原是田南里的出身。她和殷小帆結合。也是看在錢的份上。並非真心實意。花銀鳳見秉魁正在青年。虎背熊腰。作事又巴結。說話又會奉承。見了花銀鳳不是太太長。就是太太短的拍馬。花銀鳳在殷小帆面前。不斷的說秉魁的好話。殷小帆更把秉魁當做心腹。無論什麼事。只要秉魁辦來。沒有不合意的。就把秉魁撥在小公館裏作事。不斷的楊柳青獨流跑跑。這一天晚晌。秉魁正在院中納涼。忽聽老媽子叫他道。太太着你去洗房中的地板。秉魁暗想。怎的晚上洗地板呢。這樣的天氣。不顧人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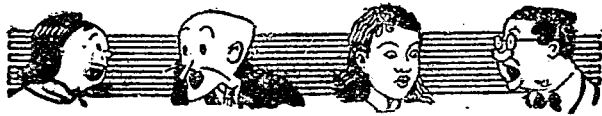
死活只是不得不去。便到後邊提了一桶水。拿着沌布走到花銀鳳房裏。只見花銀鳳穿了一件夏布小馬甲。粉紅色兜肚。胸前突起。兩個饅首。却穿了一條白夏布短褲。赤着脚穿了一雙拖鞋。靠着窗戶納涼。見秉魁走入房中。笑咪咪的道。秉魁地板又這樣髒了。你晚上無事。洗洗乾淨好了。秉魁見花銀鳳這般放浪不羈。對着一個青年男子。穿得這般模樣。一些不回避。不由得小鹿兒亂撞。心裏七上八下有點迷糊起來。花銀鳳對他所說的話。一字也沒有聽見。呆在那裏怔怔出神。花銀鳳見了他這副神情。不由嘆哧一笑。這一笑不打緊。馬秉魁好似飄泊孤舟得覩海天之岸。鐺鐺銖索追回地獄之魂。冒冒失失的說道。太太你說什麼。花銀鳳雙手抹着臉羞道。秉魁



你這是怎麼了。連我說的話你全無心去聽。這還了得。秉魁見她一羞。這們一說。不由臉上微紅。開口不得。也微微的向花銀鳳一笑。撲的聲把沌布擺於桶中。因擺得手勁過大。滿得水花四濺。花銀鳳兩隻小腿上也濺了不少的冷水。花銀鳳嬌嗔着說道。冰涼的水。濺在人身上。怪難受的。還不快過來替我揩了去。馬秉魁幾曾見過這般陣仗。不由胸口裏又亂跳起來。連忙找了一塊乾淨毛巾。走到窗前。花銀鳳把小腿一蹺道。快揩快揩。秉魁顫着手。在花銀鳳小腿上輕輕揩了幾揩。花銀鳳道。還有上頭呢。秉魁只得拿毛巾揩到大腿上去。花銀鳳笑得格格格的。把六寸天足輕輕踢在秉魁胸前道。弄得人混身癢的怪難受的。我可不依你咧。把個秉魁撩得骨軟神消。秉魁



見她這個樣兒。明明挑戲自己。再不上手。更待何時。胆子一壯。便顧不得甚麼。便一手握住花銀鳳踢來的那隻腳。一手順着褲管探入大腿上面。二人正在調情。忽聽門外一陣脚步声。秉魁慌忙退後。拿起沌布亂揩地板。只見走進一人。原來是老媽子。花銀鳳眉頭一繃。計上心來。說道。陳媽。你到天祥市場對面稻香村。買一塊錢的薰雞樣。好預備明天一早吃飯。說着。給了陳媽一塊錢。陳媽接過錢來。出門而去。走得沒有多遠。覺着內急。遂又折回。走入後面。忽聽房中。花銀鳳格格的笑。着。嬌聲嬌氣道。秉魁。你真要死。再聽聲息。全無。陳媽一聽。好生詫異。解完了小洩。正待出外。忽聽一陣異外聲。息傳入耳中。陳媽不由的怔住。側着耳朵細聽。禁不住走到房門口。偷着向



裏一睜。不睜時萬事全休。這一睜吐了一口唾沫。回身便走。連忙跑出大門。自言自語道。顧不得這個浪蹄子。深更半夜着我跑老遠的路。原來如此。少時陳媽把東西買來。走入房中。見花銀鳳正躺在床上養神。假裝不知方纔那回事。說道。太太還買什麼不買。如要買時趕快一齊買好。莫等到老爺來了。諸多不便。花銀鳳一聽陳媽話中有話。怕是方纔的事被他睜在眼內。心中不由跳了一跳。遂道。我身上這時不大適意。有事明天再辦吧。陳媽轉身一路走着。自言自語的道。什麼身體不適宜。叫秉魁前來服使服使就好了。花銀鳳聽見一咕嚕爬起來急道。陳媽你滿咀裏嚼的什麼舌頭。老爺不在公館裏。你也太放肆了。陳媽道。太太爲何這樣急法。小人莫敢說什麼。我



說太太若不高興。把秉魁叫來。着他說個笑話就好了。花銀鳳暗想方纔的祕密。陳媽必定暗在眼裏。若不然他決不敢如此放肆。一個轉念。遂嘆味笑道。我的事用不着你瞎操心。從此以後。和陳媽也串通一氣。只待殷小帆前脚出門。他們兩個便混在一起說笑打趣。殷小帆在無形中。倒替秉魁娶了一位太太。而且陳媽替她們嚴守祕密。奸情再也不會敗露。不料好事多磨。這一天。殷小帆奉上峯命。來天津辦理公事。得便來到小公館裏。看望他的姨太太。不料方走進大門。只聽得花銀鳳房裏有人說笑。仔細一聽。正是秉魁和自己的姨太太。在房裏亂說亂笑。不由醋火中燒。就要闖進房去。和他兩個算賬。遂又轉念一想。此事萬別莽撞。無憑無據。到那時他們堅不



承認以後倒不好辦了。遂又悄悄退去大門之外。把門慢慢門上。花銀鳳和秉魁做夢也想不到。殷小帆這時候會來。還在房中打情罵俏。殷小帆退到門外。用手重重的一拍門喊道。陳媽開門。花銀鳳一聽是殷小帆的聲音。不由嚇了一跳。秉魁聽見遂溜到後面。陳媽連忙出來把門開放。殷小帆走進房中。花銀鳳尚在變顏變色。殷小帆裝作沒事人一般。笑說道。你今天沒有出門。我今天奉上邊命令來。天津有事。特意前來看你。今天早晚趕回青鎮。這時陳媽已沏上茶來。花銀鳳見殷小帆若無其事。遂也笑逐顏開和殷小帆閒談。殷小帆坐了一會道。天氣已然不早。我還得趕快回去。咱們後天再見吧。說着站起身來出門而去。陳媽跟着把門門好。回到屋中對着花



銀鳳做了一個鬼臉。花銀鳳這時方把一塊石頭落地。立時把秉魁叫出來。又度他們的快樂生活。再說殷小帆出門之後。在朋友地方談到一更左右告辭出來。遂夠奔自己小公館。從後面的牆上爬到家中。躡足潛蹤跳下地來。先到秉魁房裏用手電照了一瞧。床上沒有他的蹤跡。殷小帆點頭猶笑。翻身來到花銀鳳房前。見房門緊閉。側着耳朵一聽。哥哥妹妹好不熱鬧。殷小帆聽入耳中好不難受。不由得憤火中燒。用足了氣力向房門撞去。滿想把門撞開。那知門甚堅固。撞了五六次方將房門撞開。殷小帆跳到屋中。只見花銀鳳站在床前。抖個不住。却不見秉魁蹤影。原來在殷小帆初次撞門的時候。秉魁曉得不好。必是殷小帆白天把奸情看破。前來捉姦。這時不



走更待何時。搶了他一切的東西。由窗戶中跳到屋面。由後面跳到胡同內跑了。殷小帆不見秉魁。明知他已逃走。便冷笑了一聲道。老二你好。花銀鳳這時見秉魁已跑。沒有抓住把柄。不由胆子壯了許多。當下說道。原來是你回來了。爲什麼不好好叫門。却將房門撞破。我認做强盜前來打搶。把我嚇的什麼似的。原來是你。又什麼我好。我好什麼。我幹了什麼不要臉的事。給你抓住把柄。你今天半夜三更跳牆過來。現在怎樣。可有奸夫在我房中。不知聽了誰的言語。對我這般嘴臉。你這般的沒良心。我也不想活了。你用手槍打死我吧。說着又哭起來了。殷小帆正在一肚子的怒氣。無處發洩。又受了花銀鳳這一番奚落。不由得怒氣填胸。摸出手槍說道。把你斃了這算



什麼說着對准花銀鳳砰的一聲。花銀鳳嚇得魂不附體。雙腳一軟。跌倒地上。在她的意思。殷小帆既沒捉住奸夫。斷定他不敢用手槍打她。誰知殷小帆乃是武人性質。不顧一切。殷小帆初見槍聲响處。花銀鳳隨聲倒地。當作花銀鳳已中槍彈。這時花銀鳳忽喊了一聲救命。當時爬起。殷小帆不由一怔。一看手槍暗叫一聲慚愧。原來殷小帆這把手槍是空的。倒便宜了花銀鳳。花銀鳳見殷小帆看那手槍不再向她開放。心中已明白他的手槍沒有子彈在內。不由暗叫微幸。當時胆子陡壯。面色一變。向殷小帆一頭撞去。扭住了殷小帆。哭着嚷道。我做了什麼不要臉的事。你竟要謀殺我嗎。你是什麼人。敢干涉老娘的事。老實對你說。你又不是我的丈夫。又不是明媒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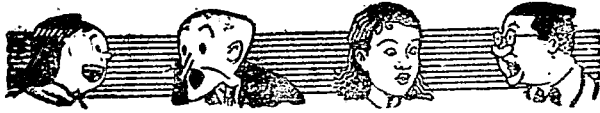
娶也不過是一個妍頭。不要說我沒有另行私通他。人就是再和別人通姦。你也不能干涉老娘的。你不要仗着小小巡官的勢力。就這樣大胆妄爲。你若想想這是什麼地方。這不是你的家裏。就是你的家裏。也不能無緣無故開槍打人。咱們明天到衙門裏說去。看是誰是誰非。老二這一番言語。殷小帆心中倒沒了主意。怕真個鬧到衙門裏去。難免要受處分。遂道好我殷小帆總算瞎了眼。現在不要多說。從今夜起。咱們是一刀兩斷。不再來往。凡是你的東西。由你拿了走。我也不來留難你。花銀鳳聽殷小帆口氣軟了下來。便雙手一鬆。冷笑說道。真是笑話。此房中的東西。沒有一件不是我的。那有你姓殷的名份。你要和我斷絕關係。趁早走你的清水大路。我看在一前。



的情分。不來和你囉囉。如不然你想完。我還不完呢。從今以後。不許你再踏進我的門口。到那時莫怪我手下無情。殷小帆聽了。不禁憤憤的道。此地的一切傢俱。都是我花錢買來的。怎爲變成你的了。好不要臉。花銀鳳向他呸了一聲道。你要放明白些。這不是你的家裏。我這門口放你進來走走。怎麼就是你的。就是有兩件東西是你買的。你那送給我的。說句不好聽的話。你又不是我的丈夫。我憑什麼陪你睡覺。那不過這些日子的代價。虧你老着臉。還說出這些不情理的話來。真是太不知自愛。殷小帆聽了。花銀鳳這樣的蠻話。知道再爭也是白說。只怨自己瞎了眼睛。真是婊子無情。此話一點不錯。只得耐了性兒。自認晦氣。說了一聲好。我看你的結果如何。說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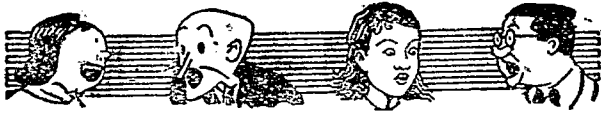
望外就走。從此絕跡不來。花銀鳳見殷小帆走了。遂叫陳媽把門關好。收拾睡下。第二天陳媽剛剛把門開放。只見一人在胡同外探頭探腦。陳媽一看正是馬秉魁。連忙用手一招。秉魁見陳媽叫他。只得大着胆子走進胡同。不敢進門。陳媽道。還不進去。站在這裏幹嗎。秉魁道。老爺沒在屋裏。陳媽道。老爺在半夜裏就走了。說着拉着秉魁進來。進到房中一看。花銀鳳正在起床。花銀鳳見秉魁進來。笑嘻嘻的說道。快坐下。你昨天晚上跑到那裏去了。可沒有嚇着。這是那裏說起。好好的咱們二人被他沖散。你從今不要怕他了。就把夜裏的事。一五一十對秉魁說了一遍。又道我這是爲的那個。你以後不要壞了良心。辜負了我的一片痴心。說着媚眼一瞟。泫然欲涕。秉魁連



忙上前溫存了一會。纔把花銀鳳弄得轉悲爲喜。從此以後二人實行妍度。遂在教堂後租了三間通廂房。寫寫意意過他們的甜蜜生活。可是馬秉魁除學會拍馬以外。一無所長。生意手藝一竅不通。花銀鳳手中雖有幾個錢。能有多少。三個人坐吃山空。看看維持不住。遂把陳媽散去。另外找了一間房子居住。花費雖然不大。可是光出不進。怎能維持下去。二人不免常常發生口角。後來越鬧越決裂。秉魁看着也沒有什麼可留戀的餘地。只可一走完事。花銀鳳見秉魁一連三天未回。遂也收拾收拾。從新加入了肉林隊。改名花玉鳳。老六在田南里內。仍然度那賣笑的生活。恰巧今天我同子明。又碰到多年不見的。每天念念不忘的愛人兒。可是聽了她這一番經過。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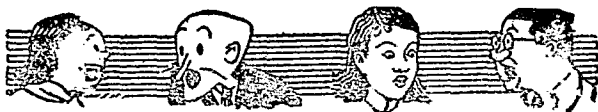
免涼了半截。只可虛虛假假。竭力灌米湯。把花玉鳳灌了個不亦樂乎。我和子明告辭出來。走到胡同口。還聽見花玉鳳說明天早些來。從此以後再也不到花玉鳳這裏來了。我同子明出了田南里。遂也分手各自回柩。這一天同朋友到蘆子坑辦事。方出了紙局子門口。見前面有一青年少婦。往西而去。身穿蓮色雁翎縐夾袍。蓮色酒腿褲。剪髮天足。腳上穿着白緞綉花平底鞋。肉皮色長統絲襪。不肥不瘦的身材。走起路來好似風擺荷葉一般。因臉面背着。容顏如何。看不清楚。我緊走了幾步。穿過女人面前。迎頭又走回來。只見那個女人。一個雪白瓜子臉。兩道柳葉眉。一雙俊目。通天鼻子。鮮豔的朱唇。緊裹着一只櫻桃小口。面月似笑非笑。長得非常漂亮。我走到那位



朋友面前悄悄聲道。好俊的模樣兒。可不知是什麼路道。說着那位女人走進路南胡同內。在進胡同之時。在有意無意之間。瞟了我們一眼。那位朋友道。咱們到北門臉。由胡同內穿過去也不遠。說着也進了胡同。只見那個女人。走到快到胡同南口。路西一個大門口。回頭望我們一笑。走進去了。我們走到門口抬頭一看門牌。原來是趙家胡同九百十四號。記清了號數。穿到估衣街。這時天氣已然不早。也沒到北門臉。就轉回店中。我那朋友也沒回去吃飯。就在柜上吃完晚飯。忽然吳健民走進來。大家起立歡迎。原來這位吳健民。在十年前。原是逛暗門子的一位健將。對於中國地的暗門子。無一處不曉得。而且善談。我們見他來到。所以特別歡迎。大家坐下閒談。在不



知不覺之間。又說到嫖界上去。我道健民。中國地的暗門子。何處最爲高上。健民道。若論中國地的暗門子。最好的莫過於趙家胡同老霍家。他的魔力最大。只要客人平日看到嫖亮女人。對他一說。這個女人什麼長像。住在什麼地方。停幾天。他必能給你辦到。所以他的淫業十分發達。我道這個老霍家。可是趙家胡同南口路西頭一家。健民道。你怎麼會知道。我道。白天由侯家後路過。見有一個女人進了趙家胡同。我們釘在後面。見他走進南頭第一家。我的理想或者就是他家。健民道。一點不錯。我一聽就是老霍家。不由暗喜。當時發起到老霍家去挑人。我那朋友也因未曾去過。十分歡迎。於是二人談談說說。少時來到趙家胡同。一進門。見有一位半老佳人。擦了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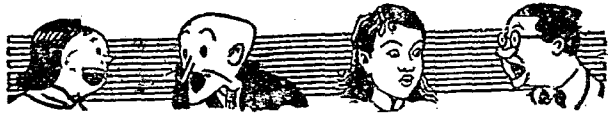
臉的粉。一雙窄小金蓮。笑對吳健民道。吳爺怎麼這些日子總沒有來。快請屋裏坐。夥計打起門帘。我們二人走進去一瞥。房內甚是考究。那位女人也跟進來。言談之間十分圓滿。笑對健民道。今天吳爺要叫那一個。我好吩咐外面去叫。健民笑道。霍嫂子別忙。我這兩位朋友從來沒有到過這裏邊。今天聽我說起。嫂子你這裏。特意前來觀光觀光。近些日子可有出色人材。老霍家道。新近有一位姨太太。纔出來一二次。吳爺可否把她叫來看看。不成咱們另換。健民道。你先叫來我們看看。如不合意。可得管保退換。老霍家道。可以。可以。說着走出房外。工夫不大。只聽院中一陣笑聲。門帘一揚。走進一位女子。老霍家也跟着走進來。遂道侍候那一位。在那女人初進門的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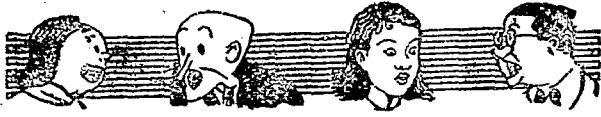
候我已看的清清楚楚。就是白天看見的那位女子。連忙說道。侍候我。侍候我。那位女子冲着我一笑。走到面前問了大家的貴姓。坐於我的一傍。老霍家見生意經已然成功。遂也告辭出外。我一拉女子的玉手笑問道。你叫什麼名字。只見那位女子粉臉一紅道。我叫翠芬。不常出來。我連這一次共出來三次。我道你認識我不認識。翠芬仔細一看笑道。白天在我後邊的可是你。我道你真好眼力。不錯正是我。我見你那個樣子。說不定你是做什麼的。所以跟了你一段路。你說連今次共出來三次。你今天白天不是到這裏來過一次。今天就是兩次。你的話怕有點靠不住吧。翠芬急道。我白天到這裏有事。我賺你做什麼。你以後就知道我的行爲了。我道翠芬你急什麼。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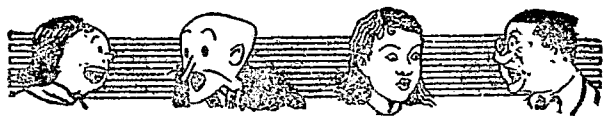
來過多少次。不關我的事。我不過說罷了。二人至此把話岔開。談了些傍的事情。言語之間甚是投機。吳健民同那位朋友。見我二人談得入港。不免有點羨慕。連道老彭工夫已然不小。咱們走罷。連催了數次。只得和翠芬分手。說了聲明天見。賴洋洋的走出老霍家。彼此分手回去。第二天天氣纔黑。我獨自一人。暗暗溜到老霍家。指名要叫翠芬。少時翠芬來到。一見是我。不由笑逐顏開。比昨天大不相同。情形十分親暱。我由此以後。每天必去一次。如一天不去。好似有多大事。情未辦一樣。可是每天見了她的面。問起她得身世。總是寡言不歡。我也不好再往下追究。這一天她讓我住在那裏。我只得服從她的美意。一夜沒有回柅。睡定之後。把我們應辦的事辦完。我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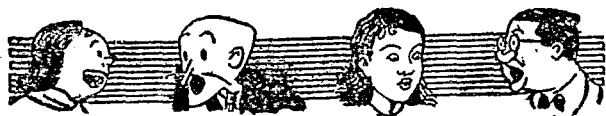
拿話勾引問她的出身。她道我看你是一位正人君子。這幾天我對你的情形。你心中諒也明白。我實在不願做這肉體生活。我出來的意思。並非銀錢問題。並非快樂問題。我這幾次的經過。全怨自己不好。我這次出來做這肉林生活。便想暗中結交一位生意規矩人。維持下半世的生活。也不圖什麼大福貴。只要人性好。我便跟他。我的幾次經過。說給你聽了不要笑我。原來這位翠芬小姐。却在離武清不遠的趙家庄。她的父母務農爲業。跟前只生她一人。小的時候。父母因爲就是她一個。特別鍾愛。而且生得最是動人。不要說趙家庄無人能及。便是在武清一縣裏面。也找不出第二個來。可見翠芬是個天生尤物了。可惜她生長鄉間。雖如花一般的美貌。缺少個潘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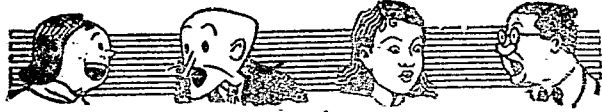
宋玉配她。她的父母。也不管自己女兒愿意不愿意。糊裏糊塗給她定了一頭親事。她父母的意思。只要嫁個老實莊戶人家。一輩子不愁吃不愁穿。就稱如愿以償了。也不管對方的醜俊。即行定下。誰知管姻緣簿的那位月下老人。也在暗中作怪。把一個如花似玉的翠芬。硬給配了一個蠢若木豕醜陋非常的丈夫。翠芬在十五歲上。知道她的未婚夫孫大海。那樣醜陋。在她父母面前。聲明不願嫁給大海。那知反受了一頓痛斥。說什麼嫁雞隨雞。嫁狗隨狗。一個鄉下女孩子。還想嫁大總統不成。嘮嘮叨叨說了一大套。翠芬聽了滿肚子委屈。也不敢說什麼。翠芬長到十六歲上。出落得越發嬌豔。翠芬雖然生長鄉間。從小的時候就愛乾淨。一般的粗布衣裳。穿在翠芬身



上。比了人家穿綢着緞。還來得有樣。這一年趙家莊。忽然由天津回來一位孫有餘。此人在天津某綢緞店學習生意。今年剛剛學滿。這是頭一次回家。白胖胖臉兒。墨黑的學士頭。越發現得翩翩美少年。趙家莊本是一個小鄉村。莊上的人家。差不多互相認識。孫有餘滿師回家。又見他出落得這樣好模樣。全到他家裏看看新從天津回來的孫有餘。都道有餘在天津學了三年生意。真是脫骨換胎變了一個人。鄉下人眼光最小。今見孫有餘穿得齊齊整整。好似錦衣還鄉。翠芬和他家裏。本來相隔甚近。翠芬在小的時候。和孫有餘常在一處玩耍。如今聽說孫有餘新由天津回來。少不得也到孫家瞧瞧她那兒時伴侶。這時恰巧有餘正在家裏。有餘見了翠芬。覺得眼前



霍的一亮。不禁失聲道。是翠妹妹嗎。好久不見了。翠芬見了有餘。也覺得眼前霍的一亮。不由得嬌聲應道。有餘哥哥天津回來了嗎。真是好久不見了。說着四目相對。心中各起了一種說不出的感想。兩下裏脈脈含情。痴視了一回。翠芬怕人瞥見了不雅相。遂道有哥是幾時回來的。在家住多少日子回去。有餘痴痴的道。纔回來兩天。翠妹妹請坐。翠芬隨便坐下笑說道。天津好玩不好玩。請有哥說說。有餘道。天津好玩的很呢。什麼天祥市場。勸業場。怎樣熱鬧。中原公司怎樣高。女人怎樣闊。說得天花亂墜。津津有味。翠芬聽了不免怔了半天神。連忙站起身來說道。閑着再來看你。便向有餘使了個臨去秋波。微微一笑。翩若驚鴻的去了。這一下把個孫有餘一顆心。險得



跳出來。連忙鎮定心神。送出門外。連連說道。翠妹妹走好。翠妹妹走好。見翠芬進了她的門口。方始轉身回到屋內。心想我在天津三年之久。不想翠芬出落得如此美貌。我在天津瞧見的女人何止千萬。那有她那如花的嬌容。想不到家鄉裏面。有翠妹妹這一個人。真是那裏說起。瞧她臨去的神情。明明有意於我。我倒不可辜負了她那一番美意。從此以後。二人不斷在一處談笑。哥有情妹有意。乘人不備之際。二人遂成就了一段孽緣。從此形影不離。好似一對新婚蜜月的小夫婦一般。有餘的父母。那裏暗料不出。遂催着有餘快回天津。怕鬧出事來。大家面子上不好看。有餘被逼不過。和翠芬商議了一回。第二天有餘拜別父母轉回天津。在有餘回天津的第二天。翠



芬遂也宣告失蹤。原來有餘翠芬這幾天熱度已達極點。一時捨不得離開。有餘被他父母逼迫不過。又不能不走。纔和翠芬商議了這條妙計。也不管事情輕重。二人商議妥當。有餘頭一天在武清相等。翠芬第二天一早收拾了一個包袱。也趕到武清。二人雙雙乘坐火車來到天津。有餘到了天津。也沒回柅。就在日租界一家旅館裏開好房間。二人雙宿雙飛好不寫意。一連住了幾天。這一天翠芬要到勸業場逛逛。有餘只得陪她一路東睺西看。來到勸業場。翠芬見了好不高興。這處看看。那處瞧瞧。一時捨不得回去。正在這時。忽聽一人喊道。孫大有餘回頭一看。不由嚇得面目更色。後事如何。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回

三角戀愛翠小姐過眼成空
一人獨佔卜少爺見諸事實

話說孫有餘回頭一看。原來是他們經理梁秀峯。有餘見了站在那裏不敢動。此時翠芬正在東眊西看。見有餘站在那裏。遂叫道。有哥哥你站在那裏幹嗎。還不快走。翠芬喊了一聲。不見有餘答應。轉臉一看。有一位三十多歲的男子。站在有餘對面。不知此人是誰。連忙上前。剛要拉他。有餘只得硬一硬頭皮說道。不要動。這是我們經理。翠芬連忙把手縮回。一雙杏眼滴溜溜的。看着梁秀峯。梁秀峯見一美貌女子。伸手要拉有餘。遂道。孫大。這位女子是你什麼人。有餘道。



的事。晚上不能回來。到明天在西頭一帶。給她租兩間房子。一切開銷我拿。就是他家裏找到天津來。有我替你回覆。決出不了意外的事情。你看我的計劃如何。孫有餘聽了。明知不回拒是不行。一則梁秀峯是經理。二則真個把他送回家去。不但生意歇却。還怕和翠芬家裏發生衝突。只得依了梁秀峯的話。一同走進屋內。遂道。翠妹妹這是我們經理。翠芬上前福了一福。有餘把翠芬拉到門口。悄悄的把梁秀峯方才一番言語說了一遍。翠芬聽了也沒有妥善辦法。只可照着梁秀峯的計劃而行。孫有餘當時和翠芬分手。把行李拉到柜上去了。梁秀峯實行鵲巢鳩佔。第二天在西頭租妥兩間房子。買了些零星傢俱。翠芬居然成了梁秀峯的姨太太。孫有餘也不斷暗



中前去。紋紋舊好。這樣平平安安過了兩年。忽然梁秀峯柜上發生變故。倒閉歇業。梁秀峯在天津站腳不住。帶了翠芬轉回滄洲家內。誰知梁秀峯那位太太崔氏。乃是一位母老虎。今見梁秀峯帶來一位漂亮小媳婦。心中大大不願。常常借題發揮虐待翠芬。翠芬只得百般忍受。抱定既在人眼下。怎敢不低頭的兩句成語。馬馬虎虎往下過。誰知那位崔氏。見翠芬軟弱無能。越鬧越利害。每天非打即罵。梁秀峯看着實在難過。也不敢說什麼。心想若照這樣下去。翠芬一條小命。必喪在崔氏之手。到了晚上無人之時。拉着翠芬的玉手說道。翠芬我實在對不過你。我實指望和你白頭到老。今見你每天這樣受罪。不是常法。你雖百般忍受。他不但不明瞭你的意思。還說你



是怕他。我也沒有法子護庇你。我這裏有三十塊錢。你拿着做盤費。趕快回天津去吧。如孫有餘在天津更好。如他不在天津。你再給我來信。我好給你終身的辦法。翠芬哽咽着說道。只怨我自己命苦。我的用意實指望太太回心轉意。而且怕你跟在裏面生氣。你既如此愛護我。我只得順從你的美意。咱們後會有期。第二天只可忍痛割愛。乘津浦車來到天津。下車之後。一直來到以前住過的院內。原來院內有位王老太太甚是慈善。在一同住的時候。兩人很談的來。所以這次投奔王老太太家中而來。二人見了面。不免悲喜交集。到了晚上。翠芬就把這一次到滄州所受的痛苦訴說一遍。王老太太聽了。不由流下淚來。又說了一會閒話。遂即安歇。翠芬在王老太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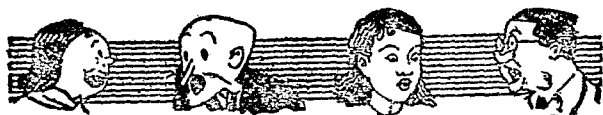
家內。一連就是十天。這一天又在閒談。翠芬道：大娘，我住在這裏。雖承大娘百般疼愛。就這樣住着也不是長法。我想大娘如有認識的大戶人家。你把我荐去。錢不錢倒沒關係。只要有飯吃就行。王老太太道：你的意思我已明瞭。日子長了。怕我担負不起。你既願意幫人。也是頂好的辦法。我這就替你問去。翠芬見王老太太這樣熱心。不由感激萬分。到了晚上。王老太太滿面笑容。走進房來。說道：翠芬。你的運氣真好。我出去頭一家。走到了宅一問。恰巧他家裏昨天散掉一位媽媽。正要再雇一位。我一說你的景況。老爺太太十分願意。明天就要上工。翠芬聽了也甚高興。當時謝了王老太太。一宿晚景不題。第二天王老太太領着翠芬來到了宅。給翠芬介紹一過。見了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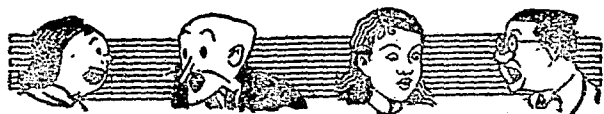
老夫婦已經中意。遂也告辭歡歡喜喜的去了。誰知翠芬來到丁宅。又鬧出一番笑話。原來這位丁老爺號叫岐山。四十開外的年紀。夫人鄭氏。所生一子一女。丁岐山在民初時代。在政界裏混了幾年。着實括了不少的民脂民膏。革命北伐成功。他便做了天津寓公。過他的快樂日子。他那夫人鄭氏。在結親的時候。娘家甚是貧寒。丁岐山一旦遽富。鄭氏娘家也沾光不少。他有一個內姪兒鄭小齋。常年住在丁家。替鄭家管管另屋事務。自從翠芬進了丁宅之後。丁老夫婦看她做事勤慎。心思靈敏。人又和氣。不由格外看待。猶其是丁岐山。更格外歡喜她。上上下下沒一個不和她要好的。原來丁岐山在翠芬進門之時。早已看中了她那花容月貌。便想慢慢的弄上手。心想



她一個當老媽子的。只要有白花花的洋錢。沒有辦不到的。故此以後。對於翠芬百般憐愛。在鄭氏面前。不斷說翠芬的好話。說這個人實在可憐。年輕輕的拋家在外。給人家使喚。夠多麼難。鄭氏聽了。只當老爺可憐她。也沒放在心上。自此以後。岐山只要見了翠芬。嘻眯着一雙鼠眼。問長問短。若是鄭氏偶然碰見。他又眼觀鼻鼻觀心的。裝出那老爺的身份。鄭氏見了。那有暗料不出。常常在暗中勸他。說翠芬是一個當下人的。你是一個老爺身分。不能和一個老媽子嘻皮賴臉說笑。着傍的男女下人看見。不成個體統。而且傳揚出去。夠多麼難聽。丁岐山聽了。雖然不加可否。可是背了鄭氏的面。仍然如此。鄭氏勸了幾次。見了岐山不改。只得暗中留意他們的舉動。在翠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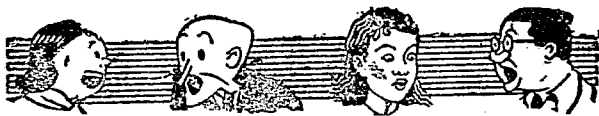
芬方面。因爲丁岐山是本宅的老爺。當家主的歡喜自己。那是求之不得。後來見丁岐山越來越不像樣子。早已明白了八九。只得虛與委蛇。維持飯碗問題。在丁岐山方面。認作翠芬和他有意。可是丁岐山未免說到不好聽的話兒。翠芬便假裝着腦道。老爺放尊重些。若着太太聽見。成什麼樣子。弄得丁岐山顛顛倒倒。若說她無意吧。又那樣柔順。若說她有意吧。又那樣正氣。丁岐山心中也沒明其妙。可是他那一份野心。仍然不死。誰知翠芬這時候。早看中了鄭小齋。芳心中早已許可。丁岐山的那位少爺。丁小山。也加入了裏面。在翠芬方面想。丁小山原是一個有錢的少爺。無論如何。也不能娶她一個當老媽子的。丁小山雖然對她百般挑逗。給他個不聲不睬。丁小山



見翠芬對待小齋那樣親膩。對待自己那樣冷淡。不由犯了老西皮氣。在暗中察看他們的舉動。知道自己父親也在轉翠芬的念頭。於是改變方針。在丁岐山面前。常常說他二人的壞話。丁岐山這時候正在拍翠芬的馬屁。也不加可否。這一天丁岐山正和夫人閒談。忽聽外面一片聲喧。鬧得十分厲害。連忙叫老媽子前去看來。少時老媽子回來說。少爺同表少爺。在後面屋內吵咀。請老爺太太快去看罷。丁岐山聽說心中明白。二人一定又在那裏爭風吃醋。丁岐山和他夫人一同來到後面屋內。只見小山小齋各拿了一根棍子。好幾個家人解勸。翠芬眼淚汪汪。站在一傍不語。鄭夫人見了。倒左右爲難起來。一個是親生兒子。一個是滴親內姪。數說那個也不好。丁



岐山見這情形。只得怒聲喝道。小山你們因為什麼。這樣大呼小叫。和你表哥嘔氣。他在咱們這裏。乃是客情。遇事要讓他一步。才是。兩人還不快把棍子丟了。小齋見他姑姑丈姑母前來。只得退於一傍。小山見他父母前來。遂道。父親。我和你說過幾次。你總不相信。你問他們。今天在這屋裏。鬼鬼祟祟做什麼來着。我這公館裏。那能容留這樣不要臉的人。岐山聽了小山的話兒。已然明白。今天二人必然被他捉住。遂道。小山你且靠後。待我來問他們。說着夫婦二人坐下。岐山道。小齋你且過來。你二人今天究竟是什麼一回事。快老實說。和翠芬有過苟且沒有。若是有了苟且。我索性成全了你們。做一對小夫妻。翠芬雖是一個老媽子。她的出身也不錯。小齋連忙上前雙膝



落地。向岐山叩頭道。姪兒該死。請姑丈寬恕。我和翠芬確已有了。姑父若能成全。姪兒今生今世不忘姑父大恩大德。翠芬在一傍聽見。鄭小齋話兒。不由羞得拾不起頭來。岐山回頭對鄭氏道。小齋是你的姪兒。這事你的心上怎樣。鄭氏把頭一搖道。任憑老爺做去。岐山道。小齋。這事既然鬧到如此地步。只可照着我方才的計劃做去。成全你們二人。又道。翠芬你的心中如何。翠芬這時聽說把她嫁給小齋。不由心花怒放。只得羞答答的說道。任憑老爺做主。岐山聽了不由一笑。岐山又道。小山。你從今以後。不准再和你表哥爲難。我趕快着媒人。給你討一房漂亮女子。拿咱家家業而論。大概不至爲難。小齋你快起來罷。不要假惺惺了。小齋謝了岐山站起身來。岐山鄭氏



見他們沒有話說。雙雙回到前面。這一場醋海風波。方告平息。再說岐山今天。怎麼這樣寬洪大量呢。原來岐山心中。另有一番用意。他轉翠芳的念頭。不是一天了。一總沒有成効。明明知道她和小齋。有秘密關係。又捨不得散她。今天見小齋翠芳鬧出這樣笑話。正是機會。爽性人情做到底。收買他二人的心。以後再設法進行自己的初願。隔了兩天。丁岐山悄悄把鄭小齋叫到書房之內。說道。我成全你們二人。你感激我不感激。可有一宗。當時因同着你姑母的面。未能把話完全說明白。我對於翠芳一切用意。大概她也對你說過。前天的事。若不是我做主法。早把她散了。我的意思。今天對你實說了罷。在翠芳初來的時候。我就想把她收下做個姨太太。她因為你的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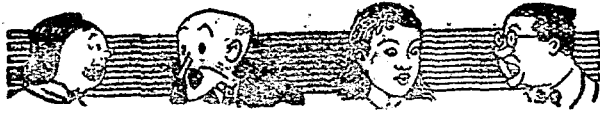
係我白費了幾個月的心血。按翠芬的性情容貌和你配成一對。倒是郎才女貌。還有她的身世。想也對你說過。是跟人跑出來的。以後若是她們家裏有人找來。又要發生問題。到那時後悔也來不及。我有一個辦法在此。在一兩天內。在左近找兩間房子。一切開銷我完全担負。你們二人在那裏住着。可是一月內。也得讓我住幾天。大家嚴守秘密。你可把我的意思和她便中說明。如不依我的主意。我也不管你們。鄭小齋聽完。暗想這是那裏說起。世界上那有這樣辦的。豈不是大大的笑話。若是不應允他罷。我現在是依人作嫁。那裏來的開銷。若是應允他罷。世上沒有這個道理。明明一項綠頭巾。自己向頭上套。想罷遂道。姑父既這樣說。我是沒有說的。等我和翠芬商



議商議再回復你老人家。丁岐山道。就這樣罷。我聽你的喜信好了。說着走出書房而去。丁岐山鄭小齋在書房說話的時候。小山正在書房路過。聽裏邊有人說話。側耳仔細一聽。正是他父親和他表兄商議翠芬之事。把二人的言語聽了個一字不遺。不由心中暗笑。原來我的父親。他有他的用意。願不得前天那樣大仁大義。你們不要瞎歡喜。若不把你們攪散。我從此不叫丁小山。小山聽他們說完。遂也走去。隔了沒有幾天。西頭王家胡同一家大門內。有一對青年男女不斷出入。隔幾天有一位四十多歲的男子。必來看望一次。每次那位男子來了。那個青年也就同時走出。讀者諸君不用作者說明。當然知道就是丁岐山和鄭小齋翠芬三人了。自那天岐山和小齋



在書房把話說明以後。小齋便將岐山的一番言語。對翠芬說了一遍。翠芬一定不肯。小齋道。這辦法我也不贊成。誰捨的將一個如花似玉的妻子。讓別人摟着去睡。如不應允他。經濟上沒有辦法。我的生活你是知道的。全仗姑母家裏維持。我想暫且假意應允。等到房子租妥。我暗中通知姑母。就把老頭子的要求一說。我姑母一定不饒他。到那時要求姑母幫助咱們。豈不是兩全其美。二人當時計議妥當。暗中通知了丁岐山。丁岐山不由暗喜。連忙催着鄭小齋快租房子。三人歡歡喜喜在西頭租好房子。買些傢俱。他二人正在忙的當兒。丁小山早把在書房聽的言語。暗暗告訴了母親。母子二人當時定好計策。着小山在外打探消息。好前去捉姦。再說丁岐山把新



房應用的傢俱置辦齊全。和鄭氏說了。着翠芬先搬到那裏。再找出媒人來。以便擇日結婚。鄭氏也竭力贊成。翠芬搬到新房。剛剛五天。已然輪到了岐山前來的一天。這天飯後。岐山對鄭氏說。今天晚上有朋友邀請打牌。怕夜晚來不及回來。請你早早安歇好了。鄭氏聽了又好氣又好笑。也沒言語。丁岐山出門之後。丁小山也暗中跟出來。見他父親走進翠芬家裏。連忙跑回來報告他母親。方走進房門。正見小齋同他母親悄悄說話。見小山進來。讓他坐下。小山見小齋在傍。當時未便說明。鄭氏道。小山你出去探聽的如何。小山看着小齋不話。丁氏道。小山你就說罷。你表兄把你父親的主意。已然對我說了。他是去了不是。小山道。這是我剛跑回來。我父親確實到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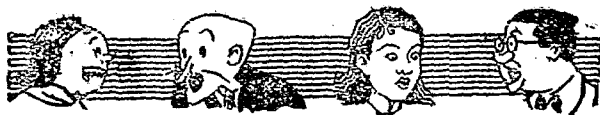
裏去了。表哥今當着我母親的面。有幾句良言奉勸。表哥聽與不聽。任憑於你。翠芬這個女子。不論她現在的身分。和她的出身。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。和一個十七八歲未成年的男子。因爲戀姦情熱。不顧一切。就敢由家中跑出來。絕不該後來又轉嫁他人。雖然民國時代。戀愛自由。也不該如此胡調。表哥乃是聰明人。必能明瞭一切。不必小弟深說。她如今既愛上了表哥。不該又應允我父親的要求。無論任何女子。若講究從一而終。才是道理。不能見誰就愛。如今愛上了表哥。若再有比表哥漂亮的。必然又轉愛他人。小弟言盡於此。請表哥自己斟酌。鄭小齋聽完了小山一番言語。不由恍然大悟。遂道。表弟的話兒。句句金石。使愚兄頓開茅塞。天下美貌的女子。不止



翠芬一人所患者人不能自立。如能發憤上進。何愁沒有美貌女子。今天我也不跟你們前去。從今我也不願再見她。求姑母到了她那裏。設法將她趕走。小山聽了小齋言語。不由大喜。看看時候不早。遂叫進兩個老媽子。同他母親向翠芬家裏而來。因相離甚近。也沒坐車子。少時來到門前。鄭氏着老媽子上前叫門。婆子上前用手拍門問道。翠芬姑娘睡了嗎。只聽裏面應道。那位。婆子道。我是鄭少爺叫我來的。請你快把門開開。翠芬聽說是鄭小齋叫他來的。連忙穿好衣服。把門開放。抬頭一看。只見鄭氏太太。同着兩個老媽子。站在門外。不由嚇得面目變色。混身發抖。兩個婆子左右挾着鄭氏兩臂。腳不點地。望屋內便闖。翠芬心內着急。也不敢攔阻。急得她沒了主意。



不敢向裏面跑。在院內打轉。鄭氏和小山同着兩個婆子搶入房中。一眼望到床上。祇見高高的一個被窩。鄭氏搶步上前。將被窩揭去。早見丁岐山一絲不掛。蟠伏着發抖。兩個老媽子。看見這樣的老模特兒。連忙退後。狼狽情形甚是可笑。鄭氏虎一般的在床上。一坐一句也不言語。小山見他父親一絲不掛。太不雅相。忙把衣服送上床去。岐山連忙穿好衣服。走下床來。苦着臉兒對鄭氏道。都是我一人。的不是。現在木已成舟。說也徒然。咱們回去罷。鄭氏雙目一瞋。道。回去嗎。沒有這們容易。今夜我和你一同死在這裏。說着扭住了岐山。把頭向岐山亂撞。小山急忙上前解勸。鄭氏道。你不是到朋友家打牌嗎。這個打法倒俠意。你想想自己。是什麼歲數。還這樣老不正經。



若傳揚出去。拿什麼臉去見那高親貴友。你太也下賤了。岐山怕鄭氏還要往下說。連忙左一個揖右一個揖說道。好太太你饒了我這一次罷。下次再不敢了。鄭氏見他那副樣兒。又好氣又好笑。只得說道。有事家裏說去。遂對老媽子道。你們把翠芬叫進來。少時翠芬進來。向着鄭氏面前跪下。兩眼流淚。一語不發。岐山只得扭轉頭去不看。鄭氏見翠芬這個樣兒。心裏也軟了。只可裝腔作勢的道。翠芬我待你如何。你不該如此沒主意。既然嫁了我那姪兒。就該從此把心收起。好好做一分人家。圖那下半世快活。我那姪子雖然不肖。也不埋沒你。就是老爺不正經。你可暗中對我說。我必然給你想法。自你上工以後。我念你孤苦伶仃。另眼看待。不料你如此沒長進。到如今



也不能怨我無情無義。你快把你的東西收拾收拾。走你的清水大路吧。翠芬聽到這裏。知道不能挽回。哽咽說道。太太待我的一番情義。我心中明白。只怨我自己命苦。沒有福氣。我絕不怨恨太太。說着站起身來。把自己東西打了一個包袱。仍回王老太太那裏去了。鄭氏見翠芬一走。心中也覺難過。暗想翠芬這個孩子。若能規規矩矩。和我姪兒倒是一對。大家至此默默不語。小山在傍。見無話可說。催着他父母回去。鄭氏當時派定兩個老媽子。在這裏看守。三人回不去。且說翠芬回到王老太太家裏。一進門。嗚嗚大哭。不至王老太太問她因為什麼。她聽了越法哭的厲害。王老太太看她哭得那樣悲傷。不敢再問她。不免陪着她淌眼淚。這樣哭了半夜。只哭得聲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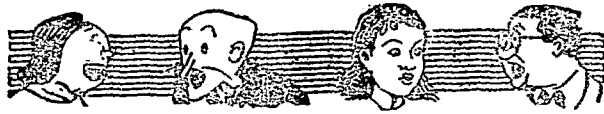
力竭。王老太太把她勸住。於是大家安歇。第二天王老太太問她。她兩眼一紅。王老太太怕她再哭。急忙說道。翠芬世界上的事。沒有過不去的。無論什麼事。得過且過。不可太已認真。只要自己身子好好的。那就是福氣。何必那樣傷心。譬如你在這裏傷心。對方尙不知如何歡樂呢。我說的話。你想想對不對。翠芬聽了王老太太的話兒。暗想一點不錯。若論昨夜的事情。鄭小齋明明知道爲什麼不前來送信。他既無情。我何必想他。從此要保重自己身體要緊。就是哭死他也不值我的情。想到這裏。心中痛快了許多。王老太太见她歡喜當兒。問她倒是因爲什麼。值得那樣悲傷。翠芬便把自到了宅之後。一切經過詳細說了一遍。王老太太聽了道。這也不能怨你。咱們當



女人的受了金錢壓迫。十個之中倒有九個逃不出這個關口。何況你是一個弱小女子。怎能不上他們的當。從此以後。把眼光拿定。嫁一個規矩人。再不做這傭人生活了。翠芬從此在王老太太家裏。給人做做針線。倒也平安無事。這一天王老太太有個親戚前來看望。大家閒談。偶然提到他有一個姓林的鄰居。在紗廠裏做工。每天進項甚好。翠芬聽了心中一動。暗想王老太太爲人雖然不錯。可是若照這樣下去。那有出頭之日。不如到紗廠裏做做女工。倒也自由。想到這裏。遂把自己的意思。要去紗廠裏做工。對王老太太一說。王老太太也甚贊成。遂拜託他的親戚。向紗廠裏荐。隔了沒有幾天。翠芬又做了紗廠的女工。這樣過了半年。相安無事。誰知紗廠裏工頭楊



惠民早已看上了翠芬。便心生愛慕。一經打聽。知道翠芬是個自由身體。無拘無束。一個人自做自吃。楊惠民便託了王老太太的親戚。從中說項。要翠芬嫁給自己。作為姨太太。翠芬因為受過幾次風波。當時一口回絕。說不做小老婆。楊惠民又煩人去說。決不和大老婆同居。只算兩頭為大。定要翠芬答應。經過了幾次磋商。翠芬便棄了女工生活。又做了楊惠民的姨太太。楊惠民待她實在不錯。翠芬也想從定。楊惠民終身偕老。那知好事多磨。無意中又碰到一位前世冤家。原來翠芬自跟了楊惠民以後。在家中無事可做。不免聽聽戲看看電影。在鄰居打打牌。過她那快活日子。這一天在一個小姊妹家裏打牌。忽然由外面進來一人。黑亮的博士頭。一身西裝。腳踏革



履。活現出一位活潑美少年。刁氏抬頭看見。連忙笑說道。卜先生請坐。那位少年道。子良兄不在家裏。不知道那裏去了。刁氏笑說道。聽說他到法租界。找一個朋友。停會就回來。請卜先生等一等好了。原來這位刁氏的丈夫。號叫子良。和這位少年卜正倫。同在一家洋行裏做事。卜正倫在洋行裏當總賬房。刁子良也在行裏做一點小事。二人不斷來往。這位刁氏太太。每次見卜正倫來了。烟啦茶啦百般照應。卜正倫方面想。自己同子明在一處。刁氏這般親膩。必然因爲自己職位高。在行裏對於他的丈夫。多少有點照應。也沒向別處想。所以也特別親近。誰知這位刁氏。和卜正倫想的正在相反。刁氏因見卜正倫少年美貌。職位又闊。不免暗中生了愛慕之心。這叫做刺



的櫃子一頭熱。一頭滿涼。今天子良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。他偏說停會就回來。好不着卜正倫走。卜正倫這時也有他的用意。因見刁氏對面打牌的那位少婦。容貌秀美。落落大方。不由發生愛慕之心。趁此機會。遂站在刁氏身後看着打牌。不斷拿眼瞟翠芬。刁氏見卜正倫站在自己身後。不由心花怒放。用意把牌丟在地上一張。一俯身他那尊臀一拱。正碰在卜正倫的小和尚上。卜正倫連忙閃開。刁氏把牌拾起來。回頭拿眼一瞟。笑得混身亂顛。這時翠芬已然碰了一對紅中。兩對筒子。刁氏摸了一張發財。也沒看對面什麼牌。隨手打出。翠芬道。碰。攤開牌來一看。筒子一色對對和。小三元滿貫。正是刁氏本莊。刁氏回頭道。全是着。你鬧的。若不然發財決意不打。你得



賠我三塊錢。卜正倫道：「嫂嫂不要起急，我賠我賠。」這樣打了八圈，翠芬一人獨贏。笑逐顏開的去了。卜正倫見三人皆已走去，遂道：「刁嫂，和你對面坐的那個女人，她是誰家的太太？長的真正不錯。」刁氏輕輕用手一敲卜正倫的頭，笑道：「小鬼頭，錯與不錯，和你什麼相干。莫要癩蝦蟆想吃天鵝肉罷。她是一位工頭的姨太太。人甚正氣，不苟言笑。你死了這條心吧。」卜正倫道：「好嫂嫂，你不要裝腔作勢了。這個女人着實標緻。嫂嫂如能給我辦成，我一生一世不忘大德。」刁氏聽了格格的笑道：「我不是不肯替你拉皮條，其實他雖是個姨太太，照她平日的做人，似乎不大會走邪路。」卜正倫急道：「人家人走邪路本來少的，只要放些工夫，不怕魚兒不上鉤。好嫂嫂，你終得替我設



法。如不然我要急死了。刁氏嗤的一笑道。真正要命。這般猴急相兒。宛似沒和女人睡過覺。卜正倫笑道。女人倒是玩過不少。像她這般人。確是不多。刁氏點了點頭道。看你的桃花運如何。辦不成你也別怨我。辦成了你拿什麼謝我。卜正倫笑道。只聽嫂嫂吩咐。要什麼全成。刁氏笑道。什麼全不要。只要你和我………不由面上一紅。格格笑了一陣道。明天這個時候。你來聽我消息。辦成了吃水不要忘了掘井的。卜正倫見刁氏允許了他。纔興匆匆的走去。到了明天五點過後。卜正倫在仁昌買了一件旗袍料。跑到刁氏家中。把綢料送給刁氏道。這些小意思請你先收了。等到好事成就。再好好的謝你。刁氏笑着說道。這算什麼。又要你卜先生破鈔。真叫人不好意思。卜



正倫道。你不要客氣了。咱倆還有什麼說的。今天可有好消息。刁氏道。今天我約她前來吃夜飯。她倒允許了。停一刻你可如此如此。你們先認識了。再一步一步的設法。此事萬不能性急。卜正倫點頭稱善。從袋中摸出二張五元鈔票。給刁氏道。請你預備些新鮮小菜。刁氏也不客氣。受下。到了六點光景。翠芬果然來到。卜正倫由傍門溜出去。刁氏見翠芬來到。連忙搭開桌子。又邀了一位同住的女客。把預備的酒菜擺上。三人落坐隨便吃喝。談談說說十分高興。正在這時。忽然門帘一揚。進來一位西裝少年。刁氏看見笑着站起來說道。卜先生可曾用過飯。如沒有吃飯。請坐下吃一杯可好。卜正倫瞟了翠芬一眼道。你們吃罷。在一道吃時。你們要不慣的。刁氏道。都是自



己人。這有什麼要緊。我和你卜先生。不是沒有在一塊吃過東西。已經好幾次了。有什麼不慣。我明白了。想是見了楊太太不好意思。楊太太也是暢快人。一個男子漢。倒小氣起來了。說着却去搬了一只椅子。放在翠芬對面。卜先生過來。我給你介紹介紹。這一位太太。你是認識的。用手一指翠芬道。這位便是楊太太。回手一指正倫道。這位便是卜先生。在大華洋行當總賬房。人甚老成練達。和我們當家的好似親弟兄一般。待我也和親嫂嫂一般。着實疼我。刁氏夾七雜八說了一大套。翠芬不免也笑了。卜先生你快坐下罷。不必再客氣了。卜正倫趁勢坐下。向翠芬一瞧。恰巧翠芬也正在偷看自己。目光相觸。翠芬急忙低頭避過。刁氏喝了一口酒道。楊太太這位卜先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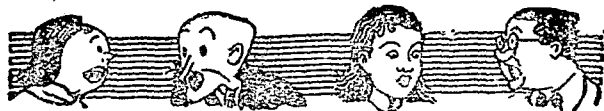
人很和氣。對於女人方面。更是無微不至。不知那家有福氣的小姐。嫁了他這般丈夫。那真是前世修來的。翠芬點了點頭。刁氏又對卜正倫道。這位楊太太。她丈夫楊惠民。在紗廠裏當工頭。楊太太也是和你一樣。不搭架子。和我們甚是親熱。好像親姊妹一般。正倫也點了一點頭。刁氏忽然又笑了起來。翠芬道。你瘋了嗎。好端端的笑什麼。刁氏道。我笑我昨天打牌。心裏不知想着什麼。着你了。我一副大牌。翠芬一聽也笑了。四人吃吃喝喝。正倫和翠芬也慢慢有說有笑。等到夜飯吃完。刁氏又發起打牌。卜正倫當然贊成。翠芬一個人。不得不勉強應允。於是四人落坐打牌。卜正倫那有心情打什麼牌。只管賞鑑翠芬的秀色。自己手中有什麼張子。簡直沒有知道。該碰



的不碰。該吃的忘吃。當然不會和的了。兩圈牌沒有到。正倫已輸了不少。巧也真巧。正倫輸的錢。完全到了翠芬那裏。刁氏笑着道。今天奇怪極了。卜先生怎麼沒有和過牌。想是心沒在牌上。翠芬向正倫瞧了一眼道。卜先生這副牌。更不會和的了。正倫道。怎麼知道我不會和的。翠芬笑道。你數一數牌看。正倫把牌一數。不禁喊了一聲啊。喲。我怎的只有十二張牌。刁氏笑道。你的靈魂到那裏去了。想是到了楊太太那裏去了。翠芬啐了一口。把刁氏打了一下道。你這是什麼話。刁氏道。卜先生見你贏的錢最多。他的靈魂便到了你那邊。想把錢贏回來。難道我說錯了嗎。翠芬道。算你會說話。我說不過你。這一晚八圈麻雀。直打到十二點方才完場。卜正倫一個人輸。從此以



後。翠芬和卜正倫不時會面。不斷打牌。有時卜正倫叫了汽車。請翠芬聽戲看電影。翠芬倒並不推辭。只是要近她身體。翠芬却善於解脫。不給卜正倫上手。她一副若即若離的手段。真叫卜正倫奈何不得。原來翠芬並不是不愛卜正倫。若和她那丈夫楊惠民一比。真差天壤之別了。一者楊惠民雖然年老面陋。待自己還不錯。二者卜正倫正在青年。性情不定。因受了前者兩次大虧。見了青年男子不免心寒。今見卜正倫雖然年少老成。恐怕失身於她。偷鷄不着反失了一把米。弄得雙方不夠人。可是心內這樣想。見了卜正倫不覺芳心中搖搖不定。日子一長。卜正倫那有瞧料不出。也是天從人願。楊惠民被廠方派往上海考查工業。十幾天方能回來。翠芬一人在家不



免孤單。常常在刁氏家中。不是閒談就是打牌。這一天正是禮拜六。刁子良說是到朋友家裏去打牌。晚上怕不能回來。刁子良剛剛出去。卜正倫就跑進來。就像有約會一般。卜正倫進來尙未坐下。翠芬也跟着進來。刁氏笑着道。你們二人從那裏來。想必是開過房間一同來的。若不。沒有那樣巧法。一個在前一個在後。翠芬聽了。粉面一紅。嬌嗔道。你狗咀裏總吐不出象牙來。再要瘋瘋顛顛的亂說。我一定不饒你。刁氏笑道。楊太太別着急。下次我再也不敢了。你饒了我吧。說的兩人也笑了。晚飯吃過以後。沒有什麼消遣。只得仍然打牌。刁氏道。楊太太你們的他。今天也沒回來。我們的他。今天夜裏也不回來了。咱們爽性打一夜。明天是禮拜。卜先生也不辦事。你們看好。



嗎。翠芬道：「刁嫂子鬧了半天他原來是要過牌癮。我今天偏不打一
夜八圈就完。」刁氏道：「好楊太太，千萬不要如此。你讓我過足了癮吧。
我這裏謝謝你，鬧得大家也笑了。讀者諸君，不要認做刁氏真有牌
癮。這是暗中和卜正倫商議好了的。趁今天這個機會，等到打的天
氣太晚了，不叫翠芬回去。卜正倫好給他個霸王硬上工。看看打到
兩點多鐘，刁氏還要打下去。翠芬一定不肯。正倫也說不能再打了。
馬上就要回去。刁氏道：「不要忙。我這裏有現成的酒菜，吃點再回去。
若不然身體要受傷的。你們吃了再走。」說着把酒菜擺上。四人吃
喝。這個道楊太太敬你一盃，那個道楊太太我也敬一盃。這一
敬不打緊。翠芬已喝得滿臉透紅。翠芬道：「我實在不能再喝了。我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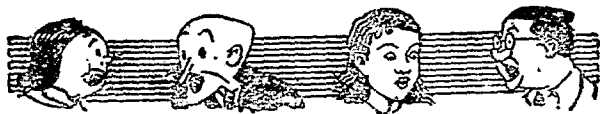
着頭上有一點暈。你們三人喝着。我到床上躺躺。說着站起身來。不由身子亂幌。刁氏起來連忙把她扶到床上。給她蓋好。回來向正倫一使眼色。卜正倫道。我也不喝了。同院那位女人也站起來回房不表。刁氏忙把家俱收起。對正倫使了一個鬼臉道。這時她睡的甚熟。還不去動手。成功不成功。不干我的事。說着走到後邊去了。卜正倫滿心歡喜。便輕輕走到床前。覺翠芬如海棠春睡。一副嬌模樣。好不動人。卜正倫把電燈扭熄。撲上床去。在這數分鐘內。床上起了一番變化。等到平靜。卜正倫的目的。已是達到。三個月相思債。勾銷干淨。翠芬到了這個個候。方才明白了一切。知道他們做成圈套。作弄自己。如今木已成舟。也不必說了。遂道。我今天失身於你。也是前世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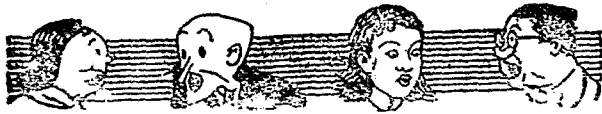
緣分。你不可忘了今夜的恩愛。拋下我這苦命的女子。不管說着流下淚來。卜正倫掏出手帕替她拭淚道。我卜正倫雖然年輕。絕不做那忘恩負義之事。請妹妹放心。如一旦發生意外。你的生活問題。我完全担負。翠芬聽到這裏。一縷芳心便也屬於卜正倫。從此以後。不斷在刁氏家裏幽會。卜正倫便中也謝了刁氏拉馬之功。也是合當有事。有一天二人在光明看電影。影戲散後。卜正倫親自送翠芬回來。兩人並肩行着十分親膩。恰巧楊惠民在法租界路過。一眼瞧見翠芬。和一個衣服漂亮的青年男子隨走着說笑。楊惠民一股酸味直透頂門。二人只顧說得有興。也沒瞧見楊惠民。仍向前行着。楊惠民却暗暗跟在後面。看他們到那裏去。卜正倫送翠芬到了他家門



口。便和翠芬分別而去。楊惠民見卜正倫不到自己家中。倒又狐疑不決。不能武斷。翠芬有外遇。待翠芬進去了不多工夫。便也進去。翠見芬。楊惠民回來了。不免笑着道。你好幾天沒來。在外面忙些什麼。惠民冷冷的道。我也不知忙些什麼。你在外面忙些什麼。翠芬聽楊惠民話中有刺。不由得面色一變。道。我有什麼忙。你的話兒也太奇怪了。楊惠民笑道。我因為你身上的打扮。想方從外面回來的樣子。這不過說句開心話。和你玩玩。發什麼急呢。翠芬道。我到小姊妹家裏打了八圈牌回來。不免回來晚了。楊惠民又笑道。小姊妹家裏打牌的人不少罷。可有人送你回來。翠芬聽了不由暗暗吃驚。忙鎮定心神道。你這話兒更奇怪了。有什麼人送我回來。難道你瞧見有人



送我不成。楊惠民見翠芬變顏變色。言語驚慌。心中已明白了八九。知道翠芬有點靠不住。當時不露聲色。裝着笑容道。你終是這樣脾氣。我不過和你說說笑話。你就要認真。翠芬也借此收場道。你自己尋人開心。還說人發急。這晚楊惠民却住在翠芬這裏。隔了兩天工夫。楊惠民又要去青島有事。四五天方能回來。囑翠芬不要常出去。楊惠民走了之後。想想楊惠民待自己不錯。絕不該如此胡調。怎麼對的過人家。不覺良心發現。從此再不到刁氏家去。可是想起卜正倫那副面貌。和他的一番恩愛。心裏七上八下。拿不定主意。剛想到楊惠民結合的情形。忽然又想到和卜正倫那番情意。卜正倫着實可愛。於是決意仍到刁氏那裏。和卜正倫幽會。誰知楊惠民去青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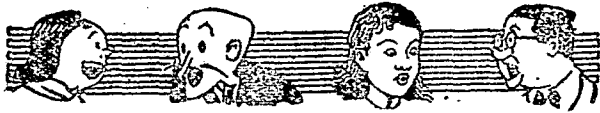
乃是措辭。遂拜託一位朋友。在自己門口左右打探。翠芬真是戀姦情熱。不顧一切。知道楊惠民還得幾天回來。居然把卜正倫約到她家裏幽會。惠民那位朋友。見一西裝少年走進翠芬家裏。許久沒有出來。連忙跑回去報告。楊惠民聽了不免醋火中燒。遂同了那位朋友闖進院內。走進房中一看。自己姨太太。正同着一位西裝少年有說有笑。仔細一瞧。正是前天送翠芬回家的那位少年。再說卜正倫和翠芬正在說笑的時候。只見楊惠民突然闖入房中。翠芬不覺大驚失色。卜正倫在風月場中經歷的多。雖然有些害怕。臉上却神色如常。不覺靈機一動。見楊惠民怒氣勃勃。向着自己打量。心想必是楊惠民前來捉姦。却笑問翠芬道。這位莫非是楊先生嗎。惠民厲聲



答道。我便是楊某。你是什麼人。來到我們家裏做什。卜正倫道。翠芬是我表妹。前些日子才遇見她。家裏正在找她。楊惠民見卜正倫自稱是翠芬的表哥。自己知道和翠芬結合不正當。怕真是她的表哥。倒一時發作不出。只因闖入房中的時候。翠芬和正倫雖在說笑。却是規規矩矩的坐着。不能指爲有姦。不免後悔來得太早了。若待他們睡了之後。當場捉破。豈不甚好。此事倒進退維谷。不能把卜正倫怎樣。卜正倫見惠民這般光景。知道惠民奈何他不得。不趁此時走掉。更待何時。當下含笑說道。楊先生。我要失陪了。又對翠芬道。表妹。你千萬別離開這裏。我明天趕回家中。把我姨父母領來相會。你父母很掛念你咧。說着向惠民點點頭。說聲再會。佯帶去了。楊惠民眼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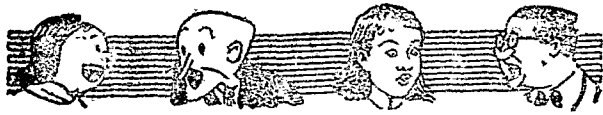
睜睜的。看着卜正倫走出。却不能把人家攔住。只得惡狠狠的對翠芬道。你這個表哥從那裏鑽出來的。翠芬到了這個時候。知道事情已經決裂。絕無挽回之理。又見卜正倫已是走掉。胆也壯了。便冷笑了一聲道。誰家沒有親戚。我實話對你說了罷。前天我在光明看電影。無意中碰見我那表哥。前天送我回來的便是他。今晚路過此地。進來看看我。不想你說到青島去的。今天馬上就回來了。好快的火車。你如今做出這付咀臉。我是看不上的。翠芬侃侃而談。說得楊惠民啞口無言。只望着翠芬翻白眼。也奈何她不得。翠芬賭氣躺在床上。惠民自覺沒趣。說了聲你們當心一些。彼此心中明白。不要落在我手裏。說罷回身就走。翠芬聽了一咕噲從床上爬起來。扯住了惠



民道。你說的什麼。我當心什麼。你要說明白了再走。惠民見翠芬拉住自己。不由憤火中燒。起手一掌打得翠芬半面通紅。翠芬怎肯干休。便和惠民哭鬧。兩人扭做一團。後經同來那位朋友解勸。惠民方得脫身。翠芬吃了這個虧。便到刁氏家中。恰巧卜正倫也在那裏。正在講說他今天碰到楊惠民的事。衆人聽得出神之際。突見翠芬眼含痛淚。走入房來。卜正倫先自吃驚道。你這是怎麼。翠芬見正倫問她。越發淚如湧泉。倒身睡在刁氏床上。同院的人大家使了一個眼色。紛紛散去。只剩翠芬和正倫兩人。正倫坐於床沿上問道。好妹妹。不要哭泣。你可是受了他的委屈。翠芬便將正倫走後的情形。對正倫說了一遍。正倫聽了憤然道。怕他做甚。如今事已決裂。不是我拆



散你們的姻緣。就是再一同住下去。也沒有好結果。和他離婚好了。你所受的委屈。全是我一人所起。只要你願意和他離婚。和我正式同居好了。省得彼此担驚受怕。你是知道的。我還沒有結婚。請你放心。我決不忘恩負義。把你拋棄不顧。翠芬道。惠民這樣待我。他的心已是變了。我跟着他還有什麼生趣。只是離婚的手續。我全然不曉。你去辦妥了。要我怎樣便怎樣。正倫道。明天我去和律師商量。再進行控訴好了。這一晚。卜正倫和翠芬都沒回去。即在刁氏房中睡了一夜。第二天。卜正倫便去找了一位相熟的律師。和他商議妥當。控告楊惠民遺棄翠芬。並加虐待的罪名。要求離婚。楊惠民接到這個傳票。不由冷笑一聲。心想。翠芬既然變心。以後不定還出什麼意。



外。常言道。最毒毒不過婦人心腸。和他離了也好。於是挽出朋友和解。翠芬也沒要什麼條件。遂由律師證明。雙方從此離婚。一場風波才算平安了結。翠芬和楊惠民脫離關係。便和卜正倫實行同居。正倫對於翠芬十分恩愛。因為翠芬和惠民離婚。都是爲了自己。所以對於翠芬。經濟上十分充足。不令翠芬開支上感受缺乏。翠芬也着實感激。二人融融洽洽十分快樂。這一天卜正倫奉行裏經理差使。去到上海總行公幹。一去十幾天。方才回到天津。當天晚上連忙把事情料理完畢。趕到翠芬那裏。那知踏進房門。卜正倫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涼氣。原來他見銅床上。有一個年輕男子。生得十分漂亮。正在一手拉住翠芬說笑。看情形十分親膩。瞧入了正倫眼中。不覺有



些醋溜溜實在難受。少年和翠芬見了卜正倫吃驚不小。翠芬紅漲了臉。連忙甩脫了少年的手。霍的站起。少年也慌忙下床。卜正倫回心一想。前者施於人者。今反加到自己身上。不由怒氣却平了下去。連忙笑道。不要慌忙。都是自己人。這一句話兒鑽入了翠芬耳中。越發抬不起頭來。少年却抱頭鼠竄。正倫也落得大度寬洪。不去管他。正倫自己知道和翠芬結合。也是巧取豪奪。出於不正。如今眼見少年這般光景。回想到先前在楊惠民家中。惠民突入房中。自己也得脫身跑掉。如今想不到報應這般快。這時只見翠芬雙膝跪倒正倫面前。欲知後事。下回分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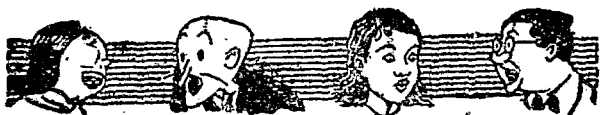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四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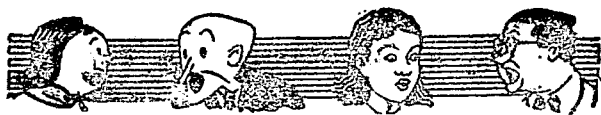
遊戲場淪白施媚態

旅館內野鷄賣風流

話說翠芬見正倫闖進房間。連忙雙膝跪倒說道。正倫哥你可能原諒我第一遭嗎。我自知對你不起。說着淚隨聲下。正倫嘆了一口氣道。我也不來怪你。你且起來有話好說。怎會和這人發生關係的。可對我說個詳細。翠芬站起來。拭乾了眼淚道。這也是我的魔障。我自從跟了你之後。說句良心話。實指望同心到老。不在做那浪漫生活。大概你也看得出來。並非虛情假意。自你走了之後。我到天華景看戲。恰巧碰到他。我從前不是和你說過麼。初次由家中跟人跑出來。



的就是他。無意中在天華景碰見。這也是我的罪孽未滿。以致我們愛情上又發生裂痕。却甚覺對不起你。如今後悔也來不及了。還得求你多原諒我。正倫聽了點頭道。這也不能怪你。你和孫有餘本是從小一處長大的。又發生過愛情。你見了他動了舊念。足見你是個多情人。好得你和孫有餘破鏡重圓。你不妨正式做了他的妻室。我卜正倫決不鬧醋勁。這是吾肺腑之言。如今你既遇見了他。我自願退避三舍。讓你們有情人終成了眷屬。我還要向你兩人道賀呢。卜正倫的一席話。翠芬聽了又感又愧。重行跪下道。我因一時糊塗失了主意。懷念舊人。只是我的心中。始終只有你一個人。再也不願跟他人了。你可能信我的話。從今以後不再和孫有餘來往。你能允許



我嗎。正倫見她那副可憐樣子。連忙把他扶起道。年輕人立志不墜也是有的。你既已後悔。我也不忍將你拋棄。只是有一句話聲明在先。以後我再見孫有餘在你房中。到那時別怪我無情。祇能和你分手了。並不是我不能容人。你要明白自己的妻室。不能容外人插入。翠芬把頭亂點道。我曉得我曉得。你再見孫有餘前來。便和我一刀兩斷。他們兩人商議妥當。過了一夜歡諧如初。不料有一天白天。正倫回到家中。也是冤家路窄。一進門和孫有餘碰個滿懷。走入房中。翠芬正在摺疊被兒。見了正倫不由粉面一紅。說道。這時候你怎會回來。正倫笑道。這時候我不來。便有人前來替我。巧也真巧。今天又給我碰見了。翠芬我現在不願和你多說。咱們依了上次的條件。你



我從此分手。當時把二房東請來。把房子退却。各走各的清水大路。不料一場美滿姻緣。又告決裂。再說翠芬和有餘被卜正倫兩次碰見。也無臉再行要求。只可催着孫有餘。在侯家後租了一間房子。暫行遷移過去。翠芬在跟着楊惠民卜正倫的時候。吃慣用慣。真是茶來伸手。飯來張口。一旦跟了孫有餘。經濟上不免發生恐慌。孫有餘一月十塊錢的薪金。全數給了她。也不夠半月的開銷。而且孫有餘不能常常家來。思前想後。好不後悔。翠芬院裏有一家同住姓周的。平時常到老霍家去白相。早已想上了翠芬。今見她每天愁眉不展。仔細一打聽。方知內容。遂對老霍家一說。老霍家在侯家後一帶。前文已經表過。手段特別靈活。用了一番功夫。把翠芬說的也加入了。



肉林隊。大凡女人跑暗門子。最難的是頭一次。只要把臉抓破。也就不以爲恥了。翠芬把一番來歷對我說了。我也着實替她感傷。可是想想她這一番浪漫經過。着人聽了實在可怕。我將初見面的那番熱度。不由涼了半截。第二天回到柜上。從此再不敢和她親熱。怕做了楊惠民卜正倫的第二。這一天在柜上無事。又想起我那天真瀾漫的張玉雯。這幾天因爲翠芬。一總未到她那裏去過。正在這時。忽然來了一位朋友。我一看正是劉子賓。他見我怔神遂道。老彭你在想什麼。咱們出去逛逛。也活動活動腦筋。我當時隨他一同走出。兩人不知不覺之間。又溜到日租界。劉子賓道。好幾天沒到玉雯那裏去過。咱們今天到那裏抽口煙去。我一聽正合心意。於是二人淡淡



說說少時來到○家大樓。走到樓上。玉雯房間正在空着。走進房中。玉雯見了嬌嗔道。我當你們把我忘了。那陣香風把你們吹了來。我聽了微笑不語。玉雯的娘把煙俱擺在床上。我同子賓躺在床上。我一路燒煙。玉雯在傍一路叨念。言語之間微帶怨恨之詞。我同子賓把煙抽好。坐起來把玉雯抱於懷中。灌了一陣米湯。才算完事。子賓道。玉雯不要假裝風魔了。我且問你。你這裏可有小脚大娘們。沒有可得要清水貨。玉雯見生意經上門。連道有有。我給你找大鼻子去。說完笑着去了。工夫不大。玉雯領進一個老太婆來。玉雯道。這就是大鼻子。我招頭一看。原來是一個四十開外的女人。十月天氣尙穿着袂褲襖。滿臉青黃。原來是個白麵。我問他你不冷嗎。他回答的倒



好冷不冷沒有關係。白麵要緊。我的棉衣服全押在白麵館裏了。聽說白麵館代押衣服。五角錢每天利息五分。五天爲滿。過天作爲滿期。你說厲害不厲害。大鼻子問道。那位二爺叫人。要時髦的還是要老派的。子賓道。不論老少只要清水貨。大鼻子想了一想道。南關下頭新出一個。年紀二十多歲。我只叫過他兩次。我給你叫來看看。保你見了滿意。如不成咱再想法子。不是對着二爺你們說句大話。我手裏老的少的。不下二百多位。你們一天叫一個。還得半年多呢。說着笑嘻嘻的去了。可見天津表面上雖然繁華。其實經濟恐慌已達極點。一個大鼻子手中就有二百多位賣淫婦女。天津如此之大。不止大鼻子一人罷。閒言不表。大鼻子去了工夫不大。領進一位二十



多歲的女子來見他。穿着陰丹士林袍罩一雙呢子鞋。鞋上兩個大絨球。剪髮天足。面上倒不難看。就是太瘦。子賓見了笑道。就是他吧。當時給了大鼻子兩角車錢。玉雯道。大鼻子又夠你半天抽的了。大鼻子笑着伸手接過。徉徉去了。那位女子坐在床上不語。看情形倒像清水貨。子賓問他貴姓。原來這位女子姓楊。娘家也是一份規矩人家。上有婆母。她的丈夫原先在大連做事。如今住閑在家。分文沒有進項。他丈夫現下不但不作事。還染上白麵嗜好。強逼她領着兩個五六歲男孩子出門討飯。諸位讀者。記得南馬路有一位少年婦女。領着兩個孩子討飯。就是這位楊氏。如一天要不了吃的來。還要受丈夫的打罵。大鼻子原先和他住過同院。所以也把他收入了挾。



袋之中。子賓和他一度之後。才知他一天沒有吃飯。在山泉湧給他
要了一個鷄絲麵。五個花餡吃飽。方才去了。楊氏走了之後。我們把
錢開發清楚。剛要站起。誰知玉雯早在那裏預防。遂道你們那裏去
猛的撲到我身上。撒嬌撒痴的道。你上那裏走。好幾天不來了。就
要走。沒有那樣便宜。子賓道你留住老彭還可以。留我有什麼用處
說着還要走。玉雯一定不肯。經數次商量。才把劉子賓放走。我想
如要一定回來。不免令玉雯難堪。只得忍疼犧牲兩元鈔票。吃一夜
鹹肉。天氣剛剛發白。只聽樓上一陣喧嘩。我不免一驚。怕是前來查
抄私娼。玉雯爬起來跑到外面。少時嘻嘻哈哈跑進來。我問這是怎
麼。外面究竟因為什麼。玉雯忍住了笑聲道。你說那裏吵。原來是



三角地。我道三角地離着這裏甚遠。怎麼聽得這樣真法。原來○家大樓三樓上。有一間三角式的房子。原先當做廁所。後來把廁所除。消租給一家姓馮的居住。樓上的房子七八元一間不等。這間廁所改造的房子。只租四元。馮家因經濟關係。把他租下來。房子不大人數倒不少。姓馮的倒是一馬雙跨。一個女兒十六歲。一個兒子十二歲。正在求學。姓馮的在白麵館做事。早已染上白麵癮。他那位二太太。倒是夫唱婦隨。丈夫抽白麵。自己不敢不抽。於是經濟上不免恐慌。遂異想天開。叫他兩個老婆。暗操皮肉生涯。他的大太太倒是來者不拒。無論三角五角。均可一度銷魂。他那二太太自己高抬身價。一元一度三元一夜。可是白麵癮上來了。五折六折不等。因他太太



太做的太已爛污。所以玉雯叫他三角地。今天三角地因爲什麼吵鬧呢。原來馮太太昨天晚上。接了一位澡塘子客人的夜度資。後來又接收兩位客人的錢。據他的意思。先和澡塘子客人先睡。以後借房間再和兩人輪流着睡。誰知事機不密。被後來的兩人探聽明白。澡塘子那位客人。尙不知有後來的兩人。馮太太想起來。實行自己預定的計劃。不料澡塘子那位客人。一輩子沒睡過女人。一定不肯叫他起來。外面兩人等到東方大亮。仍不見馮氏前來。不由醋火中燒。當時找到三角地。大興問罪之師。澡塘子那位客人。因化錢睡女人。理直氣壯不肯示弱。雙方發生衝突。經大家起來解勸。一場風流交涉。方告平息。我聽了不由發笑。至此也無心再睡下去。連忙



起來回拒不表。有一天到法租界公幹。走到天增里。只見由南走來一對摩登男女。並肩走着。情形十分親膩。臨近一看。原來是李子明。同着一位青年婦女。舉動微帶輕挑。兩人只顧談得起勁。連我也沒瞧見。等他們到了我的面前。猛叫一聲。子明那裏去。子明不由一驚。一瞧是我。說道。你大驚小叫的幹什麼。你這是由那裏來。我一瞧子明聽我一叫。臉上變顏變色。心中已經明白。子明道。你有工夫沒有。咱們看電影去好嗎。我笑問道。這位可是你的太太。子明膜膜糊糊應了一聲。是我再仔細一看。那位女子。不由恍然大悟。這不是交通飯店的野鷄老六嗎。前者同陳某去過兩次。怎的會和子明這樣親膩呢。倒要探探他們的經過。於是三人走到新新影院。子明買了



票大家入內。電影開映之後，二人只顧唧唧噥噥說話。那有心思看電影。少時停映十分鐘。子明若去小解。我也跟到小便處。問他和這女人。倒是怎麼一回事。子明大略對我說了一遍。我當時勸了他幾句。子明微笑點頭。二人回到原處。電影已在開映。接着看完彼此分手。原來這位淪白老六。名叫李玉鳳。出身是個女生。家景倒也不惡。雖非富有。也是個小康之家。因和同鄉某少年。結了不解緣。不料數度之後。珠胎暗結。腹大便便。礙於顏面。和少年雙雙跑到天津。初則賃屋同居。尚可度日。生產之後。不免加了担負。少年又無正當營業。度日艱難。所生小孩。以保育不慎。不匝月而殤。少年藉親友之濟助。東借西湊。得以勉強支持。迨後日積月累。終於無法支持。竟鴻飛冥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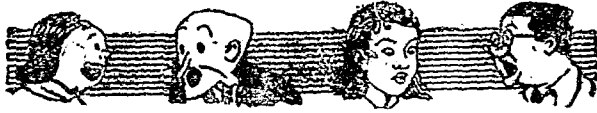
一去不返。等了幾天。依然不見少年回來。床頭金盡。徒喚奈何。困苦之狀。不言而喻。若想回家一行。又怕家中不能容留。玉鳳於是啼啼哭哭。無所適從。計無所出。同院有一沈士元聞之。即在門首窺探。繼而互相攀談。士元聽了玉鳳一番經過。又見他孤苦零丁。不覺義形如色。居然大爲憐惜。假惺惺的慷慨解囊。日以金錢爲資助。而毫不及私。玉鳳心至感德。而無以爲謝。乃以身許之。不知士元之如此者。其中另有一番作用。其目的正在此也。士元因見如願以償。快活不盡。如此約有半月。士元又生出花樣來。面子上爲玉鳳計。將她押在妓院做折賬。初則凡有所入。毫不顧問。繼而漸漸誘引。完全歸士元執掌。無形中成了玉鳳的杖桿。玉鳳到了這步光景。只可自認命苦。



操那皮肉生涯。士元本欲將她賣於遠方。免却後患。因見玉鳳尚無二心。不忍下此毒手。且爲長遠的利益計。遂把此心放下。玉鳳在妓院中。經歷了許久。經驗漸深。於是和士元商量。設法出來自己單獨經營。玉鳳從此遂入於淪白生活。何謂淪白。和其他幾種妓女不同。無一定之營業地點。或遊戲場。或電影院。或馬路上。以及其他一切相當營業之場所。假裝着大家閨秀。放出其勾引冶客之手段。以誘吊主顧。其粧束亦無一定。時而如妓女。時而如女學士。時而如人家。人上其勾者。尙不知其爲操此營業者也。是以所得之代價。亦無一定。或竟得巨大之收入。此則視各人之手段和才貌。玉鳳自當了淪白之後。生意頗爲不惡。比較在妓院中。更增加幾倍。常常可以得到



十數元五六元不等。並且還得到客人的衣飾等等。曾經有一次。不滿兩月。遇到一個瘟生客人。她極力放出手腕。弄到了一大批進賬。從此得到甜頭。小生意不再去做。萬人擁擠的遊戲場中。男男女女。良莠不齊。各色人物全有。女子中果然有得是正正經經的良家婦女。可是大半。是做生意的野鷄。和淪白。個個是桃紅李豔。裝束入時。來來往往。目舞眉揚。臉上露着似笑非笑。若喜若嗔的騷形媚態。注意在一般遊客身上。大施其吊膀勾引魔力。勾引遊客。這時只見一位學生裝束的女子。美麗婀娜。服裝不華不素。高跟革履。行時得得。步步蓮花。搖拽瀟灑。儀態萬方。鳳韻天然。別饒逸趣。大有我見猶憐之概。在稠人廣眾之間。和那一輩粉黛相形之下。真是鶴立鷄羣。凡



花無色。論其面貌。則天然嫵媚。蓋其化裝手段。高強更形增色。粉臉桃腮。濃淡得當。眉如春色。遠黛眼皮。上下抹着殷殷的紫色。相映益彰。櫻桃小口。紅如五月之榴。掠人而過。香風陣陣。芬芳撲鼻。見者莫不嘖嘖贊嘆。驚爲神仙。世界尤物。見人斜睨。顧盼生情。目光奕奕。風彩驚人。我誇贊了半天。讀者諸君。諒已明白是誰。此人非別。李玉鳳老六是也。且說玉鳳來到中原公司大劇場。看她那樣兒。不知者幾疑爲大家閨秀。分外注目。而玉鳳却假意注目台上。不很傍顧。蓋斯時已有幾個遊客。已在一傍切切私議。偶一回頭。令人魂魄飛動。各使吊膀之伎倆。以爭捷足。先登爲快。玉鳳在有意無意之間。細察那數人之情況。而定可否。彼之所取擇者。不在若人之品貌美惡。而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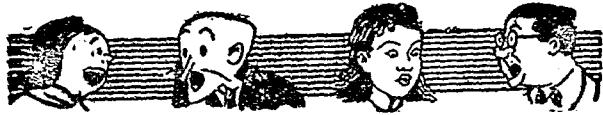
體察其人之富有與否。以及若人之蘊生程度如何而已。及至以後。爲一貌不甚揚。而貌頗忠厚者當選。玉鳳卽以眼色向其丟使。以示應爲接近意。若人亦甚敏捷。已移座於玉鳳之側。借着他事和玉鳳實行接談。此人非別則李子明是也。李子明見已佔了勝利。不由心花怒放。後邊數人見子明已得親近美人。自己已屬失望。揚長而去者有之。有得面上現露着悵悵之意。若含無限之醋意者。玉鳳均置之不睬。而與子明愈談愈近。蓋李子明人極忠厚。無論對待何人。均以忠誠相見。不會虛虛假假。玉鳳的眼光實在厲害。單單看上了子明。却說二人越談越近。自稱爲女學生。在某某高小上學。今天禮拜。特到這裏來逛逛。家中父母相繼去世。就是自己一人。只有一位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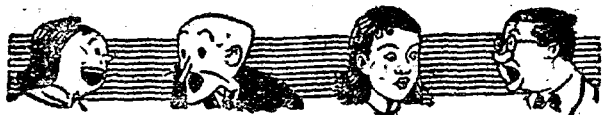
兄遇事和他商量。然相距頗遠。不長會面。至於日常之費用。則有遺產存款之息。藉以維持生活。因無相當之人才。是以尙未字人。我看你也是一位規矩人。實話對你說了罷。我從小父母只生我一人。嬌養慣了。我自己思想。如若擇配。非得自己當面相看。不論富貴貧賤。只要性情相投。忠厚老誠者我才嫁他。有妻室與否不成問題。因我自己有租遺產業。生活不至爲難。只有不和太婦同居。須得預先聲明。子明聽了也不想。一個陌生女子。初次見面就這樣實話實說。決沒有那回事。誰知當局者迷。子明竟信以爲真。暗想我和她非僅一面之緣。以後或有常聚之分。是以特別用意。希望同玉鳳成爲伉儷。安知其羅敷有夫。而爲文明淪白中之健將。當晚子明卽同玉鳳



同出遊戲場。到新明大食堂吃大菜。而玉鳳假作推却。以爲時光不早。諸多不便。李子明便誠意相請。乃同入聚餐。東道主當然是李子明擔任。餐畢已然兩點多鐘。玉鳳面上微露慌張之色。說時候太晚了。得快快回去。在外住宿。如若同院知道。又要飛短流長。進退維谷。動人憐愛。李子明那裏見過這般陣仗。一邊自度機緣之巧。天假良緣。好事堪堪成就。那能錯過。於是二人同到華中旅館開了一個房間。玉鳳裝做害羞的神情。不卽與之草草着體。坐談良久。分榻而眠。並灌了子明不少的米湯。約定先以友誼交際。言語之間。隱隱間開了幾件斧頭。子明因愛她過深。見其如此。竟信以爲真。初次交接不可着她小看了自己。故意表示豪闊手段。到了第二天。陪她到了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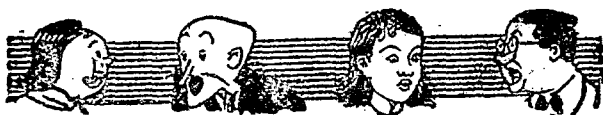
原公司買了十數元的東西。和玉鳳訂期珍重而別。到了那所約約日期。二人又相晤於中原公司。雙方見了面。雖只會過一次。却到相見如故。切近非凡。玉鳳則假推家中有事。約略敷衍一番。遂又約期而別。其實並無其事。子明竟當作她真是女學生。心中一點不疑。到了第二次相約之期。玉鳳又故爽其約。至期不至。子明在中原公司直等到十二點散後。仍不見意中人前來。真是引領而望。望眼欲穿。心中疑雲陣陣。想不出彼美因何不至。只得悵然而返。從此子明必到中原公司相等。玉鳳竟冥如黃鶴。蹤影不見。子明怕她家裏或者出了事。悔前次相會之時。未問她之詳細住址。如不然可到她家裏看看。正在胡思亂想之際。左肩被人拍了一下。連忙回頭一望。不由



心花怒放。心中想念的美人。站在後面微笑。只見玉鳳微啓朱唇道。你在胡想什麼。我已經來了半天。看你怔怔楞神。想是怪我爽約了吧。子明急道不是不是。我見你數天未來。怕你出了什麼事。我正在替你擔心。說着玉鳳坐於一傍。言語之間。玉鳳面堆愁雲。欲言又止。一若有難言之隱者。子明見玉鳳這個樣子。不免詢問。玉鳳遲遲的道。只因我那表兄。有點緊急用項。我的銀行存款。又不到期。所以忙碌碌奔走設法。此刻又欲到一親戚家去借。言時又欲告別。子明極力挽留道。你不要忙。你那表兄究竟若借多少。不妨對我說說。或者可以辦到。玉鳳却順水推舟道。所借之數本不甚多。百元五十元均可。因我一時湊手不及。我若說沒有。表兄必定不信。而且我家的



事。全仗表兄維持。故不得不給他設法。如閣下不信。不妨同去那裏。子明道你的話我沒有不相信的。倒是前去拜訪拜訪你那表兄。後來見了面也好認識。於是二人走出中原公司。一同來到玉鳳的家內。那位沈士元因爲金錢關係。假作痴聾。居然裝出表兄身分。和子明周旋爲友。並從中娓娓歷述玉鳳之身世。並故甚其言。給玉鳳吹虛。子明心想自己和玉鳳。甚有希望。以後借重他的地方不少。竭力聯絡感情。以此結歡必多暗助。殊不知已入其彀中。而做了天字第一號之瘟生矣。子明當時拿出五十元鈔票。遞給玉鳳。玉鳳又轉給了沈士元。二人當時辭別沈士元。雇車來到法租界。遂在惠中開了一個房間。就和玉鳳落了交情。兩情繾綣。居然以未婚夫婦自居。



子明得親芳澤。益形迷惑。直至第二天十二點過後。方由惠中出來。恰巧那天正遇見我。且說大家由新新影院散後。隔了十幾天。光景偶然到子明柜上閒談。見子明神色不對。垂頭喪氣。我一看無人在側。笑問道。子明。你這幾天和那位美人進行的程度如何。想有情人成了眷屬也。只見子明聽了長長嘆了口氣道。老彭此事不要說起。我拿實心待她。誰知她完全是虛情假意。冒稱女學生。她那表兄也是假的。有一天我到她家裏訪她。走到房門用手一推。數推不開。微微聽得房內有哭泣之聲。我聽了心裏忐忑不定。急用手扣門。連扣數下。門方開放。我即慌忙而入。只見她開了門。和衣向床上躺下。臉向着裏。但見其一雙玉腕。捧着粉臉在那裏哭泣。看情形悲慟得甚。



是厲害。我一見這個情況。心神撩亂。急忙趨至床前。側身坐在床沿上。親親切切連問幾聲。可是她置若罔聞。依然在那裏哭泣不動。當時莫明其妙。伸手把她玉腕拉開。俯首下去問她時。非但沒有話說。反倒哭出聲來。我把她抱起。像騙小孩子的問她。她只搖搖頭。一句話也不說。只見她雙目流淚。好似帶雨梨花。海棠含露。又嬌豔又可憐。我見她這個樣子。莫說是我。就是鐵石心腸的人。也要被她哭軟。我當時臉靠臉。偎着問她。她躺在我的懷裏。粉嫩的玉面。貼着我的面頰。我不覺心中亂跳。見她半愁半嗔的。向着我注目不語了好久。我見了這種情形。早把魂靈兒飛去半天。混身的骨肉。全覺着不得勁。這樣四目相對。呆呆的看了好久。見她微微的喘了一口氣。似乎



把胸中的悶鬱。多吹散出來。於是鶯聲嘖嘖。如春鳥姣啼的開口道。本來這事不應該對你說。怕你聽了不相信。並且說了也是沒用。倒是不說的好。我知道是辦不到的。我這時見她如此說法。就該不必追問。因那時我的心中。目中。完全拿她當個人家的小姐。又有許多希望。這就叫做色不迷人。人自迷。我還再三追問。她道我從前一切事。多是瞞着你的。現在我到了這步程度。你又這般愛我。不妨同你商議一下。但我雖然一意的在你身上。可是世界上男子薄情的很多。深恐達不到目的。反為不美。我當時不知她是計。還催她往下說。她把媚眼向我一瞟。嚙的笑了一聲。道。你我二人真是冤家。不碰到你倒沒有什麼說的。現在却叫我心神不安。不知如何是好。我



對你實話說了罷。在我父母沒有去世之前。已把我許了人家。聽說對方是一個專制家庭。你想我乃是一個女學生。散漫慣了。到了那裏怎麼受的了。昨天我表兄對我說。對方預備要娶了。可是我很不願意。而且心上又丟不下你。真是叫我左右爲難。我想同他離婚。又沒人給我辦。再說我手中錢。又不多。叫我怎麼辦呢。說着杏眼微紅。又要流下淚來。我見她這個樣子。又愛她又可憐她。遂道離婚費不知要用多少。方能完全了結。她道那得煩我表兄和對方去說。成否不能一定。只看咱兩人的運氣。你明天聽我的好消息罷。第二天又到了她那裏。見她面上微露笑容。知道必有好消息。她見我進來。含笑讓我坐下。我問她昨天的事情如何。她道昨天煩我表兄前去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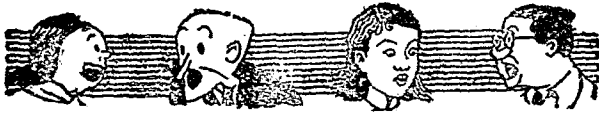
對方談判。對方一定不肯。後來經我表兄多方解說。方才點頭應允。開口就要五百元。說過禮的時候。尙不止此數。雙方磋商數次。落到三百元。一文不能再少。你看可辦不可辦。你如不贊成。再沒有好辦法了。只可嫁給她再說。到那時你不能怨恨我無情無意。我心中實在捨不得和你離開。這也是前世的緣法。真是當局者迷。我毫不加思索。連忙回到柜上。拿了三百元鈔票。親自交給她。她見我把鈔票拿來。不由笑逐顏開。那一份親蜜歡喜樣子。筆下難以形容。我見了心中也覺歡喜。我兩人不免肉麻了一陣。也就回來。第二天早早趕到那裏去問她。走到門外一瞥。只見門兒鎖着。一張鮮紅紙的招租條子貼在門傍。我不由一怔。明明昨天她還住在這裏。今天怎麼就



會搬了。連忙走到對面小舖內一問。小舖內人說。昨天下午搬的。問他搬到甚麼地方。推說不知。我到此不由恍然大悟。她那裏是什麼女學生。完全是騙人的。不想一夜的恩愛。用去四百元的代價。這也不能怪她。只怨自己太誠實了。上了她的大當。我聽了不免解勸了一番。遂也回拒不表。這一天由營業大街南口辦事回來。路過中原公司迤西。這時已經下午五點多鐘。路燈已然放光。走到一棵小樹底下。只見一位少婦站在那裏。身佩青軟緞斗蓬。剪髮天足。臨近一瞥。不覺有些面善。仔細一想。莫不是她吧。待我冒叫一聲。就是叫錯了。也沒關係。想到這裏笑着問道。你不是玉妹妹嗎。因為什麼站在這裏。那女子聽我叫了一聲。吃驚似的道。你是那位。我道咱們好多



年不見了。你還記得在青鎮常常見面的時候嗎？那女子聽了，俊目一轉，粉面一紅，笑說道：「你莫非是彭哥嗎？那可把我羞死人咧！我瞧她一副清瘦面孔，白的是粉，紅的是胭脂，裝扮的涉於妖冶，心裏已然明白了八九。常常聽說這一帶，是野鷄薈萃的地方，莫非她做了野鷄？只是還裝作不知，祇道你不是早早的嫁了一位團長嗎？因何站在這裏？大概這幾年非常的稱心罷？那女子聽我說到這裏，不由雙目微紅，含糊着道：「咳，這幾年的經過，真叫一言難盡，好不好請你一同到我家裏去。我至此明白她真正做了野鷄，當時也不便多加詰問，只得跟着她走去。穿過馬路，又走了一陣，向一條胡同內進去。我借着電燈光一瞧，原來是益新里，兩人走到一家門口，那女子上



前拍門。少時大門開放。只見一位老太婆站在門內。見我同她一同進來。不由笑逐顏開。回手把門門上。連忙趕到前面。打起門帘讓我們進去。來到屋內留神一瞧。那房間佈置得倒也十分幽雅。一張油漆的紫色木床。對面一座大鏡台。兩傍西式椅子。兩座茶几。靠牆角一座玻璃立櫥。靠窗一張楠木八仙桌子。再瞧床上。祇見高高吊着一頂粉紅色華絲葛帳子。白澄澄的一對銀鈎兒。中央鋪着一條印花被單。一字並排着兩個大枕兒。上面綉着祝君早安。忽忘舊情八個字。那女子道你瞧什麼。還不快坐下。我當下急於要問她。怎麼好端端的會踏進這個火坑裏來。那女子事到其間。也顧不得許多。祇得密密悄悄說出一番話來。作者先要交代明白。原來這位女子姓



梅芳名叫做玉蓮。青鎮人氏。住在後街東頭。當年我在青鎮設立生意的時候。經朋友介紹。常到她家裏閒談。或打打小牌消遣。那時玉蓮方才十幾歲。天生麗質。十分聰明。她父母雙亡。靠着嬌娘度日。她嬌娘家境也非常困難。除却十指所入。無非打個頭兒。資以維持。玉蓮每天給人做做衣服。幫她的嬌娘度日。所以她嬌娘對待她。賽同己生。雖有人來執柯作伐。她嬌娘有幾種關係。一則把她嫁了出去。手下少了個膀子。覺得很冷靜的。二則如果把她嫁了。自己的妝奩陪嫁。多少得像個樣子。一時那裏湊得出來。假使向人家去借了錢。來辦喜事。以後拿什麼還人家。再者玉蓮在家裏。每天做做手工。一月計算下來。也有數元進項。待嫁去了。豈不是失却一筆進賬。因此



之故。一概婉言謝絕。只說玉蓮年紀尚小。一切人情規矩尚不十分明瞭。倘若嫁給人家。怕不要被婆家笑話。梅玉蓮芳心中雖沒有求風之意。可是人大心大。情竇漸開。看見人家一對對少年夫婦。不免心中垂涎。我常常到她家裏去。已看透她的心意。看着玉蓮十分可愛。因我是個外鄉人。經濟上也不充足。不敢生那妄想之心。可是每天見了她。不覺心中微動。她見了我。在那有意無意之間。露出特別的親熱來。大家都心心相映。只是說不出口來。她嬌娘見我兩人這個樣子。不免起了疑心。深恐我們兩人親熱出別的笑話來。於是對我兩人說。你們這樣要好。我也很覺快樂。要提防傍人議論。玉蓮比你小幾歲。你就稱她一聲玉妹吧。從此以後她就呼我爲彭哥。我就



呼她爲玉妹。雙方的感情。與日並進。不料好事多磨。那一年青鎮駐了一旅車隊。內中有一位團長。偶然瞧見了玉蓮。託人和她嬌娘商議。情願以五百元的代價。把玉蓮嫁給他。她嬌娘見有五百白花花的洋錢。也不管玉蓮願意不願意。硬做主張嫁了那位團長。我聽到這個消息。好似晴天霹靂。自己想想也沒有挽回的辦法。硬生生的把一位美人。被那位團長搶了去。梅玉蓮彼時已被虛榮心所屈伏。方寸中自是喜歡。巴不得早些做團長的姨太太。那裏還想到我這窮命的哥哥。由此以後。我也把生意歇掉。來到天津。忽忽光陰。一別十年。無意中今天會在馬路上碰見。而且各人的境遇。也大非昔比呢。當梅玉蓮和那位團長同居之後。起先一二個月倒還相安無事。



不料過了六七個月光景。那位團長奉上峯命令。開到山海關駐紮。二次直奉戰起。那位團長在前線督戰。被無情的炮火擊斃。自己險些逃不出來。梅玉蓮欲還青鎮。恐被里人及我竊笑。遂同團長的一位馬弁。一同逃到天津居住。玉蓮由團長太太一變而爲馬弁的太太。你想一個當馬弁的。能有多少好人君子。玉蓮手裏雖有幾個錢。兩人坐吃山空。不到一年吃盡當光。馬弁見她沒有什麼油水。不像早先那樣溫存。如回到家裏。見菜飯沒有做好。非打即罵。強逼她做那賣笑生涯。玉蓮看他那凶惡樣子。見着就害怕。只得依了他。做那私門頭的生活。馬弁到外邊去拉幾位相熟的朋友。來家打打小牌。玉蓮本來長的不錯。那些朋友見了這如花似玉的美人。個個神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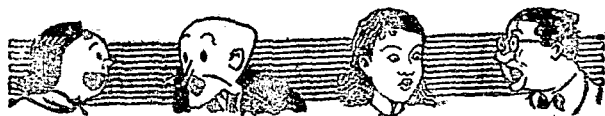
顛倒。想着法兒巴結她。玉蓮使出一副若印若離的手段。大家趨之若鶩。因此經濟上倒從容了許多。玉蓮心想這樣下去。終久不是長法。還是找個規矩生意人。倒可平平安安過一世。當時拿定主意。放開眼光。物色其人。真是有志者事竟成。果然被她找到一人。此人在北平開設洋貨生理。生意倒也不錯。而且人極成老忠厚。和他在大中公寓開了一次房間。就把自己的出身。及現在的情形。和盤托出。求他幫忙。把自己救出火坑。那位客人聽見她的遭遇。又見她那份真誠樣子。果然乘人不備之際。把她帶到北平。本來是好好的了。無如玉蓮的時運不佳。命犯桃花。又被那客人的大婦騙到天津。賣到一家做暗門子的人家。玉蓮處此境地。惟有自怨命薄而已。只得謹



謹慎做生意。如家裏沒有客人前來。還得到馬路上去拉。萬萬想不到。今天會碰到一別十年的我老彭吧。梅玉蓮當時把她的一頁傷心史。如泣如訴的說了一遍。我聽了不免替她感傷。不覺喟然長嘆說道。這也只怨你嬌娘利慾薰心。否則你又何至於到這地步呢。現在事已如此。你先慢慢等着。待我給你設法。嫁一個好好的丈夫。你須要知道。大凡一個人。自下生以來。本是纏纏渺渺虛空的。那末終要得一個好好的最後歸宿才是。只要認定自己命運。不生妄想之心。絕不能落到這宗地步。說起來一夫一婦。才是正理。你這樣天涯飄泊。將來的結局。還不曉得那個樣兒呢。咳。我很替你可憐。你要不生虛榮之心。你又何至於嘗遍這種淒涼風雨。梅玉蓮聽到這裏。



感覺到自己的身世。宛比一隻飄洋的海船。早哭得和淚人兒一般。正在此時。忽聽得蓬蓬之聲。起自房門之上。接着只聽一個老太婆聲氣。惡狠狠的喊道。玉蓮你要死了嗎。爲什麼關着客人。只管涕哭。梅玉蓮一聽。連忙拭去淚痕。把門開放。喊了一聲母親。我當時抬頭一看。見進來的正是一位半老徐娘。他望了望我。忙把方才一副豬八面孔收回。改換一張笑臉道。今天天氣不早了。二爺不要回去了。可否弄點什麼點心吃吃。我心中一想。和玉蓮十年沒見。在十年前想不到手。如今就如此容易。我倒要和她叙一叙十年的渴念。當時掏出皮夾。拿出三元零票。交與老太婆。老太婆伸手接過。看着玉蓮不走。我一瞧心中明白。他是嫌少。若論此地的規矩。兩塊錢一夜就



不少。老太婆真正厲害。他聽見玉蓮和我哭了半天。知道必是舊相識。一定肯多花幾個。所以敲我一個小小竹槓。我看在玉蓮面上。只可做一次瘟生。回手又拿出兩元交給他。方才歡歡喜喜去了。玉蓮見我給他五元。微微嘆了一口氣道。累你這樣破費。真正對不住你。請你寬了衣服吧。連忙叫老太婆去叫點心。二人吃完了雙雙入睡。解決那十年想念之情。我從此以後。不斷到玉蓮粧閣裏叙談。有一天剛剛踏進她的房門。只見七十鳥和玉蓮正在說笑。他們見我進來。連忙起來讓坐。我隨便坐於床沿上笑問道。你們二人說些什麼。值得這樣歡喜。玉蓮道。彭哥有所不知。我們同院有個小姊妹楊菊芳老四。前者吊上一位鄉下老翁。對於菊芳言聽計從。聽說這個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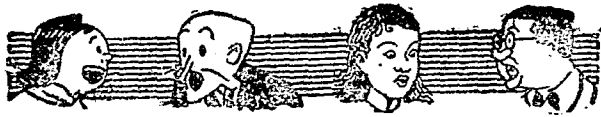
翁家裏甚是有錢。對於慈善用度。若着他施捨一點難上加難。惟對於女色上。整百整千在所不計。這一次來到天津。偶然和老四相遇。嘆爲天生尤物。極力報効。到後來險些吃場官司。如彭哥沒事。我不妨從頭至尾說給你聽聽。天津真是無奇不有呢。我聽了連道沒事沒事。你說你說。玉蓮見我這個急樣子。不由嘖嘖一笑道。看你這宗猴急樣兒。這不是一句兩句可以說完的。等我吃盃茶再說。我只得慢慢等她喝完茶。原來這位老翁姓孟號殿卿。家住武清鄉下。家中甚是富有。每年等到秋收以後。必到天津來逛一次。一月兩月不定。這一年秋後又來到天津。和幾個同鄉閒逛中原公司。方從便門出來。只見由東走來一位女子。身穿雪色軟緞旗袍。剪髮天足。瓜子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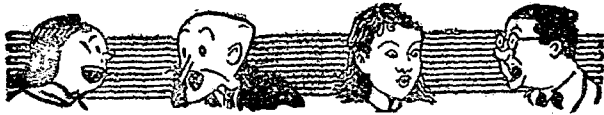
走起路來她那尊臀亂動。情形十分風騷。那女子走了好遠。孟殿卿尚在直勾勾的看她。幾個同鄉見他這個樣子。不由暗暗竊笑。有個同鄉王俊人上前叫道。殿翁你在這裏看什麼。如殿翁看方才那雌兒不錯。不妨前去玩玩。孟殿卿聽王俊人一叫。好似如夢方醒。怔怔的道。你說什麼。方才那位女子。能到他家裏去玩麼。怕有些不便罷。俊人道。只要殿翁高興。咱們馬上前去。孟殿卿道。好。於是四人向西就追。少時追到女子後面。四人談談說說在後跟着。那女子聽見後面有人跟她。不由回頭一瞥。見在中原公司門口看她的。那個老頭兒也在裏邊。心想生意經上門了。冲着殿卿媚嬌一笑。扭轉粉頸向前走去。孟殿卿見那女子冲他一笑。不由混身不得勁。迷迷糊糊不



知走了多少路。見那女子走到一個胡同口。回頭媚眼一瞟。走進胡同而走。四人拉着殿腳緊走了幾步。去到女子面前說道。你家裏可去嗎。那女子滿面春風的道。只要四位不嫌屋小。不妨進來談談。說着在前引路。四人跟着進去。那女子到了院中。喊了一聲媽媽。有客來了。只聽屋內應道。四兒回來了嗎。只見一位四十多歲的女人。把門帘打起。四人跟着進去。走進屋中一眇。屋內擺設甚是講究。一張銅床。靠牆一座梳妝台。靠床一頭有三隻大皮箱。靠窗下一張八仙桌子。兩張椅子。牆上四圍掛着屏條對聯等等。傢俱一切均係白色。真是素而又雅。大家看罷隨便坐下。那女子問了大家貴姓。俊人道。請問女士芳名。那女子道。我叫楊菊芳。老四以後叫我老四好了。



俊人道。我給你介紹一位客人。你贊成不贊成。老四道。只要衆位爺們瞧得起。那是求之不得。俊人用手一指道。老四我給你二人介紹。這位是孟老爺。二位以後要多親多近。可是孟老爺年歲雖然大一點。老年人良心最好。常言道。小白臉沒有好心念。你說我的話對不對。老四拿眼一瞟孟殿卿含笑說道。咱們初次見面。不該當着矮人說短話。像二爺你這個小白臉。心裏最易活動。見一個愛一個。像孟老爺這種人。絕不能和你們一樣。俊人道。好的。方才念完了經。就要打和尚。這時只見孟殿卿搖頭幌腦的道。老四的話一點不錯。我們老年人最講究情意。不像你們少年人。全仗臉子討女人的便宜。老四你說我的話如何。老四微笑點頭。俊人道。好好。你們初次見



面就這樣挖苦我。我一定不饒你們。說着撲奔老四。老四見俊人撲來。趁勢香軀一扭。奔到孟殿卿懷中。急道。孟老爺快救我。孟老爺快救我。俊人見她跑到殿卿懷中。遂道。你們兩人。今天是認打認罰吧。老四道。認打怎樣。認罰怎樣。俊人道。如要認打。咱們兩人另找個房間說去。如要認罰。今天晚飯的東道歸你二人。那兩位朋友也帮着說道。俊人的話一點不錯。快說快說。孟殿卿道。三位不要難爲她。今天的東道歸我。俊人道。殿翁和她。今天初次見面。就這樣護庇她。以後我們連大話也不敢說了。大家聽了一笑而罷。孟殿卿催着老四打扮打扮。一同出去用飯。四人等她打扮好了。越發現得粉面桃腮。楚楚動人。殿卿見了微笑不語。於是五人來到柳花香。用過飯。遂又



轉回老四家裏。這晚殿卿也沒有回去。當晚老四拿濃濃的米湯。着實灌了一陣。弄得孟殿卿筋疲力軟。大有樂不思蜀之概。你想一個鄉下老頭子。平常看見的。不過是些粗頭亂服的鄉下婦女。那裏見過這樣美人。聽過這種甜甜蜜蜜的情話。不由得鑽進老四的圈套。諸君並非是老四真正愛上了他。不過着在袁世凱面上。弄他一筆進賬。日後再做計議。孟殿卿糊裏糊塗。也不想自己那份尊顏。和自己那一把年歲。當作老四真正愛上他。一連幾月未出屋門一步。殿卿見老四這樣愛她。不由心花怒放。大有金屋藏嬌之意。心想對面鑼對面鼓和她唱。又怕老四一旦不願意。反把事情弄決裂。忽然想起俊人。何不拜託他呢。第二天俊人來了。把自己一番意思。暗暗



告訴了俊人一遍。俊人聽了暗暗發笑。只得當時答應替他竭力進行。原來王俊人和楊菊芳在初次見面的那一天彼此已有心意。後來俊人將她介紹給孟殿卿。心中雖然不願意。因為俊人尙能常常見面。所以當時也只得認可。表面上和孟殿卿假情假意的敷衍。實際上王俊人已得了不少的好處。孟殿卿尙在鼓裏。今又將一切事務而又託之俊人。正隨了二人心願。孟殿卿假意說。到外邊有事去。去就來。老四方要阻攔。俊人忙使了一個眼色。老四會意。遂道。孟老爺早去早回。如不然我心裏那若等得起急。我一時也捨不得離開你。孟殿卿聽了這宗親密的話兒。好不高興。忙道。我馬上就回來。說着出門而去。老四隨手把門門上。和王俊人面對面躺在銅床上。商



女子黑幕寫真 第四回

一八八

議進行之策。二人悄悄商議妥當。着老四先行嫁他。設法弄他幾個錢到手。以後再想法和他決裂。乃議定茶禮五百元。首飾衣服等三四百元。二人將初步手續議定。不免又親熱了一回。二人剛剛雲收雨散。忽聽外面叫門。欲知後事。下回分解。

3155A

3155A

中華民國廿五年三月廿五日收

Z

1